

民 族 英 雄

蘇元春傳

易 聲 伯 著



廣 西 省 政 府 編 譯 委 員 會 印 行

藏 館 書 圖 平 北 立 國

易聲伯著

民族
英雄

蘇

元

春

傳

廣西省政府編譯委員會印行

MG
I246.47
60



3 1764 7409 0

英民
雄族
蘇元春傳

目次

頁次

第一回	衛鄉土忠烈殉難	一——三
第二回	繼父志兄弟投軍	四——八
第三回	攻蓮塘匪酋授首	九——一四
第四回	慕英雄借調千總	一五——一八
第五回	逢狹道擒讎雪恨	一九——二三
第六回	思報國慷慨吟詩	二四——二七
第七回	侵安南法人啓釁	二八——三一
第八回	戰陸岸首次立功	三二——三五

第九回	攻紙作兩面埋伏	三六——四〇
第十回	巧施計收復南關	四一——四五
第十一回	守長牆反言激將	四六——五〇
第十二回	逞肉搏大敗法兵	五一——五五
第十三回	襲板坭法人中計	五六——六〇
第十四回	奉朝命總領雄師	六一——六六
第十五回	攻北寧羣驚和議	六七——七二
第十六回	輕縱敵忍痛班師	七三——八三

民族英雄
蘇元春傳

第一回 衛鄉土忠烈殉難

話說蘇元春表字子熙，所生兄弟三人，兄元章，弟元瑞，廣西永安州（今改蒙山縣）人氏，家住北廂州頭街，雖非有萬貫家財，却也是豐衣足食，父名保德，爲邑廩生，文武雙全，人材出衆，生性猶好疎財仗義，有孟嘗之風，道光末年，元章也以幼童入了邑庠，攷取附生，真個是一門有幸，父子齊榮，保德還不時教授他學習武藝，刺槍使棍，一經指點，便能心領神會，元春方在齟齬，卽生得膂力過人，總明睿利，真所謂英物名駒，元瑞尚在襁褓之中，保德對這幾顆掌上明珠，自是歡喜非常，那時正當太平盛世，保德無事也常以教子爲樂，安享天倫之福。

誰知好景無多，那時太平天國已經起事，地方土匪假借太平國的名義乘機竄起，打家劫舍，攻掠城池，永安州一夕數驚，地方士紳以蘇保德是個文武全材，便公推他出來率帶練勇，保德以保衛鄉土乃屬義不容辭，忙別了妻兒進城，來見了知州吳江及衆士紳，那吳知州平日卻是一個清如水明如鏡的老爺，而且有胆有識，忠心耿耿，今見蘇保德品貌出衆，言語驚人，又是廩生，當然喜悅，不免又加勉勵一番，保德見吳知州如此賢明，正好共事，也便打起精神，日夜操練團勇不提。

且說有一股土匪約數千之衆，由首領馮仁珩率領，冒着太平天國的旗幟，由平南獨峯口入思旺，出馬練，橫過大黎，折由眉江，上水秀，來攻打永安州的城池。其時只因

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人民那有自衛的能力，一路上如入無人之境，咸豐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衆土匪直薄永安州城下，將城池圍得水泄不通，幸賴城中早有防備，知州吳江率領衆官兵登城固守，賊衆雖攻打甚急，怎奈城上播木滾石如雨點般打將下來，匪兵不能得手，蘇保德親率練勇在城頭各處巡邏，毫不弛懈，故賊衆一連攻打三晝三夜，仍是無隙可乘。

看看城內援兵將至，馮仁玕甚是焦急，卻忽心生一計，命衆嘍囉將附近城市鞭炮搶劫一空，待到八月一日深夜，暗暗將鞭炮盡行堆聚在城西南角上，也是天緣湊合，是夜西南風大作，馮仁玕一聲叫放，只聽得噼噼剝剝一齊响噥起來，霎時間煙霧蔽天，借着風威，猛可向城上滾了將來，官兵練勇冷不提防，都被煙霧眩暈，匪衆架起雲梯，一聲吶喊，爬上城頭，蘇保德見事不好，急急率了練勇趕來堵截時，那裡還來得及，只得且戰且卻，退下城樓，與賊人巷戰，那經得匪兵人多勢衆，可憐這文武雙全的蘇保德，便竟死于亂軍之手，結果了他的生命，死時纔三十一歲。

後來永安州人爲他殉難忠烈，建祠祭祀，以紀念他保衛鄉土功勞，四季受享，此是後話不提。後人有詩讚道：

城破永安戰血紅
 丹心一片成高節
 千年廟貌表孤忠
 俎豆禮崇衛鄉功

且說蘇夫人元章母子聽說州城已破，保德遇難的消息，不禁嚎啕痛哭起來，元春雖是年幼，見着媽哥痛哭，也兀自的啼叫不止，蘇夫人見元春在一旁流着小眼淚，愈是傷心，這一場母子們真哭得個死去活來，最後還是蘇夫人先收了眼淚，率領元春兄弟們遙

遙向永安州城祭奠一番，穿起孝服，元章急欲爲父親報讎雪恨，却被蘇夫人攔阻道：「一匪兵人馬衆多，你父親都尙然遭了他們的毒手，何況你年紀輕輕，徒然送了性命，你雖然曉得些刺槍使棍，對於武藝尙未精通，現在匪勢猖獗，將來家鄉後患未已，你們應多學習武藝，俟武藝練成後，再繼承你父親的志向，保衛鄉土，那時大讎得復，纔是行孝之道，不然枉拋了性命！」

元章見母親如此說法，不敢違拗，只得暫時收拾了報仇的念頭，日夕與元春練習武藝不提。

話說馮仁玕攻破了永安州城，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所不爲，好好的一座永安州城池，頓時只見愁雲慘霧，鬼哭神嚎，屍橫遍地，血流城渠，幸好官兵聞知趕到，但馮仁玕狡獪已極，早已佈下了防禦之策，四面官兵攻打無功，及至翌年二月十五日夜，匪衆自動的棄城出走，天明發覺，官兵纔始進城，總算是收復永安州。也是永安州合當有難，熟知剛剛流亡漸復，人民甫蘇的當兒，又是土匪竄起，且值永安連年飛蝗遍野，五穀不登，餓殍載道，自古道：「倉廩實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一般無衣無食的貧民，乃乘機爲亂，永安州因之更受蹂躪，起先還是小股在永安竄來竄去，及後張羔友出世，那簡直是更不堪設想了。

張羔友股匪，由荔浦縣境於咸豐六年十一月竄入了永安州，其後雖經官兵練勇克復，但張匪卻甚狡滑異常，退出永安之後，便乘着官兵不提防的當兒，攻克了蓮塘堡，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繼父志兄弟投軍

說蓮塘堡是永安、修仁、荔浦、交界的據點，險要非常，自張羔友侵據了以後，便以其作爲巢穴，因之永安州便全部在他們掌握中了，來去搶劫無定，人民不敢居家，多于山上結砦居住，練勇自衛，因此更激怒了匪衆，遇人卽殺，逢砦卽燒，永安州的人民，簡直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但見那時淒慘的情形：

民無居室

道有流亡

老轉溝壑

少散四方

市塵瓦礫

田園蕪荒

淒涼滿目

疑是鬼鄉

自張羔友侵據了蓮塘以後，官兵也曾屢次進剿，都反被張匪打得個大敗虧輸，東竄西擾，殘害人民。此時咸豐末年，卻好來了一位救星，此人非別，姓易官名元泰，表字衡樵，河南人氏，因世官廣西，遂家于梧州，生得身長七尺，面如滿月，鬚長過胸，只因胸藏韜略，腹隱兵機，而且膽識過人，遂隨劉長佑以戰功保薦道員，歸部卽選，辦理平樂府軍務，張羔友匪勢猖獗，因特派易元泰前來征剿，元泰得了命令，尅日卽率領蕭榮芳、黃仲慶、兩員副將，及參將楊秀琪一千將領，由潯州出發，統帶軍馬迤邐來到荔浦縣黃泥坡駐屯，一路上紀律嚴明，刀光戟影，好不威風，此番出兵自有分教：正是：

計日三軍齊奏凱

鉅兇渠魁此歸元

卻說蘇元春是時業已成，攷取了武職，蘇夫人亦已亡故，祇剩下兄弟三人，隨衆

入逼到砦上居住，古話說：「亂世出英雄」，只因家鄉多難，愈鍛成了他們堅強的體魄，和不避艱難的精神，加緊練習武藝，熟讀兵書，不知時又請名師指點，對十八般武藝，真是件件精通，樣樣皆能，那十八般武藝：

矛鎗弓弩銃

鞭鎗劍鏈擗

斧鉞并戈戟

牌棒與鎗松

一日元春與元章二人在砦上練習藤牌，一滾一跌，正在起勁的當兒，元春卻猛可的想起了一樁心事，立了身來，對元章說道：「兄長，我們練習武藝，原是遵着慈命，繼承父志，保衛家鄉，目今雖在砦上訓練了些練勇，力量究屬有限，張羔友此賊不除，終爲吾州之公害，以我們現在能力，豈奈他何，不如乘此投軍，如有機會殲滅此賊，豈不勝株守砦上？」元章聽說，嘆口氣道：「賢弟說的是，愚兄早就有這般意見，巨奈朝廷派來一般剿匪官員，大都係庸懦之輩，那是張賊的敵手，近聞易元泰倒是個文武雙全的人材，如投奔於他，也不辜負了我們一身本事。」元春道：「既有這等事，兄長何不早說。元章歇了歇說道：「保衛鄉土，爲民除害，固然是我們今日的責任，但戴天之仇我們卻何時可報？」說時，眼眶卻早已溼潤，淚珠欲滴，元春聽了，咬緊了牙關，仰面向天高聲叫道：「父呀！只憑你在天之靈，找着了馮仁珩的下處，兒雖赴湯蹈火，也要爲你報仇雪恨纔是！」說着不禁的吊下幾滴眼淚。

當下兄弟相對默然無言，臉泛愁容，也再無心思練習武藝，隨將武器收拾，回到住處，當晚兄弟又細細商量一番，如何計劃去到易元泰處投軍，如何爲地方出力。

次日便由元章出名，邀集衆親友到來，首由元章說明欲與元春一同投軍，繼承父志，保衛地方的意思，并說道：「我們兄弟此去投軍，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就是元瑞方在幼年，無人看管，如能得諸位親友代爲管教，我們兄弟自是感激不盡。」說完，半嚮未見衆親友發話，只因元章兄弟們武藝高強，此番出去投軍，皆上不覺失了保障，但他們口口聲聲說是繼承父志，保衛地方，却又不大好阻攔於他，故爾默默無語。內中有一個年長的親友，畢竟事理通達，發言道：「貴兄弟既有此志投軍，我等當然甚是贊同，如能將張匪殲滅，不但是地方之福，也於我們皆上安全有闕，元瑞雖然年幼，卻甚是容利，貴兄弟此去放心，我等代爲教管就是」。衆親友見說，皆同聲附和，元章元春二人見衆親友答應，自是歡喜，次日將家事料理料理，在父母靈前不覺又痛哭一番，叮囑了元瑞，拴束了包裹，提了隨身武器，別了衆親友，下得砦來，一逕來投荔浦的大路。

兄弟們剛剛到了荔浦，可巧易元泰卻已移軍又到了修仁，元章元春不憚跋涉，又來到修仁，找着住處，打聽了易元泰的大營所在，元章寫下了兄弟們投効的手稟，直來大營投下。易元泰接了手稟，見元章元春兄弟二人，是永安州人氏，寫明是附生武童出身，父親又是委帶練勇，於咸豐元年馮匪破城之役殉難，此番征剿張匪，正用得着，忙叫差弁喚了進去。元章元春兄弟進了帳來，連忙行了個禮，退在一傍立下，易元泰看時，一個已有二十餘歲的光景，一個卻尙止八九歲的左右，都生得器宇軒昂，身軀宏偉，站立一傍，甚是威風，元泰問道：「那個是蘇元章？」只見上首那個，離了地位，上前來唱了個諾，元泰點點頭，知道下首那人自然是武童蘇元春了，仔細看他時，卻生得一表

非常，但見他：

身軀凜凜，相貌堂堂，眼如丹鳳，眉似臥蠶，滴溜溜兩耳懸珠，明皎皎雙睛點漆，胸脯橫闊，有萬夫難敵之威風，言語軒昂，吐千丈凌雲之志氣，心雄胆大，似撼天獅子下雲端，骨健筋強，如搖地貔貅臨座上，虎頭燕領顯威武，六韜三略擅將軍。易元泰見他們二人如此英雄，心下早有幾分歡喜，卻暗自思想：「但不知他們二人武藝如何？」自指着帳下兩柄大砍刀說道：「你們既有心投効，但不知武藝如何，你們且舞動一番。」元章元春二人見說：「應聲得令」，連忙下了階來，撩起袍袖，將架上的兩柄大刀撥下掂計，約有三四十來斤的重量，向上對易元泰揖了一揖，便捉對兒飛舞起來，兩片白光，煞是好看，但見：

上舞雪花貫頂，下掃銀河鋪霜，左右盤旋，如紫氣繞體，前後進退，如猿猴攀山，這一擲，似虎穴取子，那一揚，猶龍潭探珠，寒光起處，雷電閃耀，霜鋒騰時，禽鳥紛飛，初見宛比兩團瑞雪，接後只見一派紅光，姦邪見之破膽，鬼神望之驚傷，願對英雄舞，休教女兒看，

元章元春舞了一個時辰，衆軍士也看得呆了，忽聽得上面喝叫一聲「住」，兩人收了大刀，齊站在階下聽候令下。元泰見兩人形色不變，氣息不喘，宛若無事一般，心中大喜，說道：「你們刀法既已瞧過，但不知弓箭若何？」說時，只見衆軍士抬上了兩張勁弩，兩人將大刀遞與衆軍士，試了試弩，齊向易元泰拱手道：「請觀鑿鈞旨，如何射法？」元泰四週看了看，指着遠處一顆楊柳樹道：「以那株楊柳第三枝爲目標」，元章元春順着

方向看那株楊柳樹時，卻遠在百步之外，柳枝恰有二丈來高，元章站住了勢，取出了箭，搭上弓弦，覷着準確，喝聲「着」，只聽得鏖的一聲，衆軍士趕上看時，只見不高不低，正中第三枝，衆軍士見了，一齊鼓掌，元章不覺面有得色。元春更欲賣弄自己本事，抬頭看時，只見一支喜鵲正展翅從東北飛來，元春指向易元泰道：「待小可將這支喜鵲射將來下，」說時，喜鵲已吱吱喳喳的飛到了頭頂，元春將弓弦扣滿，覷着親近，仰天一箭射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攻蓮塘匪首授首

話說元春將弓弦扣滿，覷着親近，仰天一箭射去，那喜鵲兒正飛着，如中魔似的，納頭便跌將下來，只見衆軍士一聲喝采，易元泰見了大喜，令一名軍士到營門外去張望，不一會，提着個鵲兒拋在地上，易元泰看時，卻正射中頸項，隨即叫取出兩錠白銀，兩副表裏，賞賜二人，又叫文案將二人即以千總向前途保用，軍前効力。元章元春當下心中大喜，謝了恩。

易元泰正欲退帳，忽報修仁縣知縣陳慶安求見，元泰叫聲「請」，陳知縣來到帳內，分賓主坐下，陳知縣稟道：「卑職前奉鈞命，招撫南鄉匪衆，幸仗鈞座德威，受招撫者已有十餘村落，首領胡元隆，業已就範，特來稟知。」易元泰道：「我早知匪衆原係盲從居多，理應剿撫兼施纔是，叵奈前時一般征剿官吏，只談剿字，不談撫字，致乃愈剿愈多，無不失敗，此番貴縣出力，定當申報層峯。」陳知縣見說諾諾連聲口稱：「不敢，不敢，全仗觀察大人威德。」易元泰又問道：「胡元隆現在何處？」陳知縣稟道：「現已來縣，在轅門伺候。」元泰即叫來相見，不一會，差弁引了一人進來，見易元泰翻身撲地跪下，元泰定睛看時，見他生的四方臉膛，領下稍留髭鬚，頭上戴着一頂破頭巾，披着一領布衫，狀貌似非惡難，只管在地上叩頭不止，易元泰叫他起身，那人道：「不敢，易元泰道：「但起身毋妨。」那人見說，始敢起身，退立一旁站住。易道隨即問了一些匪情，又再勉勵一番，准予自新，恩許軍前効力，胡元隆謝了恩。次日易道以黃仲慶率

領二千人馬爲先鋒，自率蕭榮芳爲接應，一千衆將一齊殺奔蓮塘堡來。

卻說蓮塘堡第一重關隘便是虎形關，依山爲寨，頗爲險要，匪方守將名陳戊養，聽得易元泰領兵前來，便點齊一千嘍囉下關迎敵，卻好黃仲慶領軍早到，各用弓箭射住了陣脚，門旗開處，黃仲慶挺着蛇矛，首先出馬，對陣一棒鑼響，也跳出一員匪將，執着朴刀，騎下一匹赤色捲毛騮，趕了下來，看那人時，生得粗陋異常，但見他：

容貌糲糊似鬼，身材彷彿如人，脰脰形骸，醜臙肢體，渾身都生斑斑沙魚皮，夾腦盡長彎彎捲卷髮，胸膛一片緊頑皮，額角三條強拗皺，殘暴如豺虎，古怪似妖精。

陳戊養趕將下來，也不打話，便一直來奔黃仲慶，黃仲慶大罵道：「潑賊，今日惡貫滿盈，定要擒拿於你，解救一方之生靈」，拍馬上前把蛇矛一舉，兩人便廝殺起來，誰知黃仲慶是個身經百戰的驍將，陳戊養那裏是他的對手，鬪有一十餘合，看看遮架不住，陳戊養輕晃一刀，便欲走脫，黃仲慶那裏肯放，縱馬上前，逼近一步，輕舒猿臂，欵扭猿腰，將陳戊養腰帶一提，喝聲「去」，便向地上一拋，衆軍士上前細了，黃仲慶將蛇矛一揮，二千軍馬一齊殺將過去，嘍囉們見主將被捉，那裏還敢回關，四散奔跑被衆軍士殺的殺，砍的砍，屍橫遍野，黃仲慶忙揮兵趁勢殺上關來，將關隘佔領。卻好易道大軍已到，便迎接元泰進關，點查自己的人馬卻纔好損失了幾十名，易道大喜記了黃仲慶第一功，將陳戊養檻上囚車，送劉巡撫發落，便催贖軍馬，直來逼攻蓮塘堡大寨。

卻說蓮塘堡大寨，端的異常險峻，兩下裏山勢環繞攏來，包住這座大寨，山峯雄壯，中間只有一路可上，關上平日皆擺着些插木，砲石，硬弩，強弓，苦竹槍密密地攢

着，防範甚是嚴密，張羔友在山寨內坐了第一把交椅，閉文剛，石朝龍坐了第二第三把交椅，後來官軍有個將官陳東昇背叛過去，張羔友便把第二把交椅讓與閉文剛石朝龍便改坐了第三四把交椅，因之二人心中甚爲不平。

張羔友探得虎形關已破，不待官兵來攻大寨，便親率閉文剛，石朝龍二員匪將下關迎敵，黃仲慶率領人馬剛到，尙未立住陣脚，張羔友帶領衆多口，便衝殺過來，只見爲首的那人，生得甚是凶惡，但見他：

疙疸臉橫生怪肉，玲瓏眼突出雙睛，腮邊長如淡黃鬚，身上交加烏黑點，渾似牛鉄打成，疑是頑銅鑄就，騎下烏驃馬，舞動一對鋼板斧，活像個黑旋風。

黃仲慶看了知道便是張羔友，趕上去喝道：「無知草寇，爲害生靈，老爺正要砍得你碎屍萬段，爲民除害，今日死期已至，還不下馬受縛，」舞動蛇矛，拍馬直奔張羔友，張羔友大怒，掄着板斧，沒頭沒腦斫將下來，閉文剛，石朝龍二人也指揮五千嘍囉，一聲吶喊，掩殺過來，官兵陣脚未立，被閉文剛，石朝龍一陣衝殺，隊伍大亂，四散潰逃，黃仲慶見不是道，兼張羔友甚是力大，無心戀戰，虛幌一槍，向後便走，張羔友那裡肯捨，大喝一聲：「兀你這小子往那裡走？」催着坐騎便追下來，黃仲慶正在危急的當兒，只見來路塵頭大起，黃仲慶知救兵已到，早見蕭榮芳一馬當先，舞動青龍偃月刀，趕上接應，黃仲慶見了，也回轉馬來共同廝殺，張羔友抵敵二將，毫無懼色，剛鬪有二十回合，閉文剛正追趕官兵，今見張羔友力敵二將，恐他有失，也拍着馬過來助戰，四將一往一來，一回一去，八條臂膊縱橫，十六隻馬蹄撩亂，但見：

殺氣騰天，征塵匝地，一個金釵斧直奔頂門，一個渾鈇鎗不離心坎，一個矛尖上吐一條火焰，一個大刀上迸幾道寒光，那箇是三國中雲長重生，這個是梁山泊李逵再世，一個是巨靈神忿怒，揮大斧劈碎山根，一個如華光藏生噴，仗金鎗搗開地府，這個圓彪彪睜開雙眼，脰查查斜砍頭來，那個必剝剝咬碎牙關，火焰上搖得鎗桿斷，各人窺破綻，那放些兒鬆。

四人正殺得難解難分之際，石朝龍又加上前來，蕭黃二將左遮右攔，漸漸有些吃力，易元泰卻領大隊軍馬已到，見蕭黃二將不能取勝，忙叫鳴鑼收軍。蕭黃二將撇了三人，便向本陣退去，張羔友見官兵大隊已到，也不來追趕，自回關上。黃仲慶點查人馬，三停已缺了一停，自來請罪，元泰道：「軍家勝敗，古之常理，何罪之有」，又加安慰幾句，黃仲慶始纔放心，當晚大軍紮營安歇。

次日辰牌時分，報道：「張羔友又來搦戰」，易道聽說，吩咐：「先各就掩蔽處安放火炮，就我舉戟爲號一齊施放」，又傳令衆將一齊披掛上馬，易元泰也戎裝攬帶，親來監戰，擺開陣勢，左有蕭榮芳，右有黃仲慶，後有楊秀琪，蘇元章，蘇元春。張羔友見中軍旗號，高高揭了個「易」字，騎馬騾驟，厲聲罵道：「殺不盡的賊官，又來敢掙老爹的虎鬚，誰敢親來與我陡戰三百回合」。易道顧衆將道：「誰個英雄，爲我斬此狂賊」？話猶未完，只見轉出一人欠身道：「小將願往」，易道定看時，卻是千總蘇元春，易元泰道：「此賊不可輕敵，蘇千總首次出馬，極要小心纔是」，蘇元春那裏聽得，拍馬提刀，直奔張羔友，張羔友見對陣中跑出一少年將官，直飛奔過來，也催動坐驕前來迎戰，

「走裡那往」一聲大喝，放肯裡那，剛氣少年春元蘇
！來過了趕拍一馬將



相近時，只見他打扮得好不
威風：

頭戴寶鑲紫金盔，身穿
絳色袍鮮，連環鎖甲獸
吞肩，抹綠戰靴云嵌，
鳳翅明盔耀日，獅鬚寶
帶腰懸，偃月大刀手中
拈，凜凜英雄罕見。

張羔友見他來近，將雙
斧一橫，罵道：「你這毛頭
小子，也敢來與老爺對敵送
死不成？」蘇元春大怒，高
聲喝道：「你這草寇蹂躪地
方，人民有田難耕，有家難
歇，罪惡通天，今日碰在我
手，要將你粉身碎骨，方消
我胸頭之憾！」將大刀當面
砍來，張羔友將雙斧往上一

格，覺得甚是沉重，叫道「好傢伙！兩下便廝拚起來，鬪到二十餘合，不分勝敗，閉文剛石朝龍見張羔友不能取勝，也一齊拍馬挺鎗上來助戰，蘇元章恐元春有失，與蕭榮芳也齊出陣迎住廝殺，六將在征塵影裏，殺氣叢中，一往一來，捉對兒戰鬪不休，張羔友戰了五十餘回，看看漸有些力怯，招架不住，虛幌一斧，便欲跳出圈外，蘇元章年少氣剛，那裏肯放，大喝一聲：「往那裏走」？將馬一拍，趕了過來，張羔友見元春不放，又掄斧回頭相鬪，閉文剛，石朝龍見主將招架不住，慌忙綽槍便走，蕭榮芳，蘇元章直追將下去，易元泰看見，將鞭梢一舉，大小三軍，一齊捲殺過來，火炮一齊施放，皆望敵陣中打去，轟轟之聲，如天崩地塌，張羔友聽了大驚，也是張匪惡貫滿盈，合當數盡，急欲逃時，一顆炮彈從斜刺裏飛來，不偏不敬正中胸坎，大叫一聲「阿也！」一摔落馬下，元春赶忙斫下了首級，戰場上喊殺聲，大炮聲，震耳欲聾，衆賊兵只恨爺娘少生兩個腿，也有被炮火打斷肢體的，也有被官兵斫去頭顱的，真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只是蕭榮芳與蘇元章追趕閉文剛，石朝龍二匪，剛至關前，卻被陳東昇引至關着衆嘍囉接應上關去了。易元泰見張羔友已死，不覺大喜，記了蘇元春大功，一面具着捷書，連同首級，飛報劉巡撫，一面催趨三軍圍住關寨攻打，但見山上擗木滾石，一齊打將下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慕英雄借調千總

話說衆三軍圍住攻打時，只見山上檣木滾石，一齊打將下來，衆軍士上關不得，易元泰親自看那關時，端的險要非常，但只見：

八面嵯峨，四圍險峻，幽深處虎豹可隱，嶄絕地猿鶴亦驚，遠眺全似無路，近看卻止一徑，亂林裏攢出千層劍戟，怪樹傍列成萬隊刀鎗，高峯矮岫，都似骸骨堆成，土壘石堡，全將骷髏做就，阻當官軍，有無限險崖峭壁，保障賊寇，是許多絕徑林巒，半山長見愁雲起，嶺頭渾似殺氣生。

易元泰看了這座山寨，也不覺打了一個寒噤，暗想道：「這樣一個險要處所被賊衆盤踞，怪不得官軍屢次進剿，皆屬失利。一易道將山形仔細端詳了一番，卻見蓮塘堡左右還有兩個山頭，相距一里多遠近，雖非險峻異常，卻也是巍巍高聳，易元泰便命於左右山頭架起火炮，一面命軍士爬山攻打，怎奈左右山頭皆較蓮塘堡大寨爲低，堡上亦有土炮還打過來，卻反爲所控制，軍士爬上山去時，山上檣木滾石灰瓶打將下來，反折損了許多士兵的生命，一連攻打數日，毫無進展，因此悶悶不樂。

正在納悶的當兒，忽見一人走進帳來跪下道：「小人有策可破此寨，」易元泰定睛看時，卻是胡元隆，聽他說有策可破此寨，慌忙吩咐起來說話，問道：「有何計策？」胡元隆稟道：「小人對此寨情形甚爲熟悉，平日寨上一應糧食器械，全靠至修仁、永安，荔浦三縣擄掠接濟，只今前寨通永安道路已絕，後寨道路却尙可通至修仁荔浦二縣，距後

寨四五里之遙，有個金黃鎮，鎮上有百十來人家，賊人往常搬運糧械輜重，皆打從這裏經過歇息，爲寨上孔道，如派一員勇將佔住鎮上，則寨上糧草斷絕，賊人豈非不攻自破？」易元泰又問道：「欲攻後寨，何路可行？」胡元隆稟道：「欲攻後寨有兩路可行，但大路防守嚴密，不如打從小路遠去，左邊山頭過去，便可一逕投着小路，小人在此一帶地形爛熟，可負引導之責，」易元泰聽了大喜，當下即命蘇元春，蘇元章點了一千人馬，與胡元隆來堵寨後路糧道。

元春元章人馬打從小路過時，寨上一無防知，及至發覺，派人來防禦時，元春人馬已到金黃鎮，反被元春打得大敗虧輸。易元泰聽報後路得手，亦催軍馬加緊攻打，一連三晝三夜，炮聲不息。

卻說閉文剛，石朝龍二人因陳東昇佔坐了第二把交椅，心中甚是不平，只因礙着了張蓋友大哥的面皮，不便發作，今張蓋友中礮身亡，閉石二人那能忍耐，今見前後糧道已斷，官兵又攻打得甚爲緊急，眼見不濟，便私下裡商量一條計策，乘陳東昇睡得熟了，細縛送到大營求免一死，請准投降，易元泰見了大喜，答應招撫。次日閉文剛，石朝龍二人親下山來投降，易元泰准予自新，仍賜軍前効力，將寨上所擄掠的人口，盡行放釋，凡財物能夠返還原主的，招原主前來認領，如無原主認領，則分發附近州縣賑濟遭受匪患人民，各州縣官民無不喜悅，一面申書向劉巡撫處轉向朝廷報捷，請示善後辦法，一面嘉獎所有得力將士，記了蘇元春首功，將蓮塘堡賊巢放起一把火盡行焚燬，夷平了賊巢，賊巢既平，於是永安、陽朔、修仁、荔浦四州縣散匪乃漸次肅清，人民纔漸

漸安居樂業，地方復甦。後人單有詩讚蘇元春這段的功勞道：

風標桓桓一武董

斬會殲寇逞英雄

弟兄果皆承父志

保鄉衛土立大功

自蓮塘堡破了以後，蘇元春的英名大震，戰敗張羔友一事，更傳爲美談，不期此事傳到了席寶田的耳內。卻說席寶田，湖南東安人氏，兩榜出身，生得六尺四五以上身材，三柳鬚鬚，面如滿月，眼如流星，三韜五略，經綸文章，無所不知，生平猶好才若渴，現亦隸劉長佑部爲提督之職，與易元泰最是相契。奉劉帥之命，前來稿賞三軍，易元泰聽報，慌忙迎接入營，分賓主坐定，彼此寒暄已罷，席寶田便將賞勞物品表單遞交易元泰，分賜衆三軍，席寶田稱及此次剿平蓮塘堡功勞，易元泰不免謙遜一番，席寶田又請蘇元春出來相見，見他生得一表堂堂，對答如流，不覺大喜，隱有收羅之意，易元泰置酒管待，衆將官皆輪流把盞，全軍歡叙一日，筵宴散後，彼此又略叙私闊，次日席寶田起身回程，易元泰堅留不住，只得擺齊隊伍，率領衆將官送出十里外而別。

卻說席寶田一逕回轉向劉長佑復命已訖，那時正值安徽匪風喫緊，只因劉長佑在桂剿匪有功，朝廷旨意調取劉長佑赴援安徽，易元泰正移得勝之師進剿潯郡，抽身不得，席寶田見易元泰不得前去，此次赴援安徽，責務重大，非有勇將精兵，不能得勝，恰巧前次在易元泰軍中見過蘇元春兄弟本領非常，便向劉長佑一稟，請調蘇元春前來軍前効力，那時易元泰進剿潯郡，正是用人之際，那裡肯調，但劉帥之命，不敢違拗，只得稟復劉帥，將蘇元春兄弟暫爲借調席寶田軍中効力。

蘇元春以此番離鄉別井，心想弟弟元瑞，付托親友看管，終非長策，便先投永安攸取元瑞，一同前往，後來元瑞在軍中亦以軍功擢雙眼花翎提督，官授貴州威甯鎮總兵，此事後話不提，當下蘇元春弟兄來至永安，見地方秩序漸逐次恢復，人民亦漸復甦，心中不覺大喜，衆親友見元春元章兄弟此番回來，立下了保衛鄉土的大功，皆前來置酒相賀，一連歡敘數日，始纔收拾起身。兄弟三人來到席寶田的軍中，席寶田不得由大喜，寶田以蘇元春年少英雄，一切俱屬優待，蘇元春見席寶田另眼相看，自古道「士爲知己者用」，因亦特別効力，兵援安徽，又立下了不少的戰功，席寶田乃保落爲參將之職。

且說曾國藩，曾國荃兄弟是時正欲合圍攻打南京太平天國，國荃已由軍功升任安徽巡撫，兄弟皆是老成謀算，首便派了楊岳斌、彭玉麟、黃翼升一般水師將領以規復江面，自己卻率領朱洪章、李臣典、彭毓橘、蕭捷三、周清元、黃國堯等一般能征慣戰之將，直攻取南京，他們兄弟又通盤籌算，深思南京破後，一班餘黨竄入閩粵，反滋後患，俗話說：「斬草要除根，萌芽永不生」，兄弟們想了一條毒計，便商量將劉長佑調至贛西駐節，以截住太平軍的後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逢狹道擒仇雪恨

話說會國藩兄弟將劉長佑調至贛西駐劄，劉長佑奉了命令，那敢怠慢，即忙率領劉坤一，席保田兩員大將，馳赴贛西，到了防地，即命席寶田率軍駐屯浙贛邊境，當下席寶田揀定了兩個駐兵要道，一在江西廣信，一在浙江嚴州，蘇元春兄弟即奉命在廣信駐劄。

卻說馮仁玕自永安州竄出以後，即投奔太平天國，後來也在南京烘烘烈烈做過翻江攪海的工作。蘇元春探悉馮仁玕已投降了洪秀全，屢欲請纓前去攻打南京，擒拿馮仁玕以爲父親報仇雪恨，卻都被席寶田阻止道：「你前去攻打南京，也不一定能夠擒獲馮仁玕那廝，現在我們責任亦甚重要，不遜於攻打南京，不如俟會國荃攻破了南京後，設若擒獲馮仁玕，我定奏聞轉解來此，與你報仇雪恨就是。」席寶田一方是安慰於他，一方又是恐他一去，自己豈非折斷了一支臂膊，蘇元春見席寶田如此說法，自然不便故違席寶田的意思，只得暫時忍耐在心。

也是事有湊合，南京被破之後，太平天國一般人物被會國荃捉的捉了，殺的殺了，幸虧馮仁玕與小天國王洪福瑱逃得了性命，兩人打聽得侍王，輔王駐兵在蕪贛之間，忙向東南奔去，會國藩聽了馮仁玕，洪福瑱已被脫逃走，特派鮑超隨去追趕，兩人聽得鮑超在後追趕，三魂已嚇走了二魂，不分晝夜，只顧揀幽僻小徑而行，卻好李世賢早已得了信息，派隊在路上相候，兩人見過了李世賢，便訴說鮑超已在後趕來，李世賢聽了

說道：「既是鮑超趕來，我也敵他不住，不如去到衢州投奔楊輔清，再作商量。」兩人聽說，那願高低，齊應聲「是」，便向衢州進發。

兵過嚴州，早有官兵攔住去路，兩下對陣，幸虧李世賢、馮仁珩殺法利害，將官兵一陣殺退，怎奈官兵人馬衆多，又是以逸待勞，欲想衝殺過去，甚是爲難，如若退後，又抵敵鮑超不住，叫聲「苦也」！便不管高低，竄入了一條死路，名叫樊川屯，李世賢親自斷後，馮仁珩洪福瑱抬頭看時，只見兩面俱是高山，中有絕澗，四圍皆是深林雜樹，道路好不崎嶇難行，看看剛剛走到一二十里遠近，聽得後面喊聲大起，鼓角齊鳴，知是官兵趕來，洪福瑱只在馬上叫苦不迭，還是馮仁珩先定主意，見前面有座土山，也還險峻可守，便和洪福瑱商議，不如暫到山上把守，殺退官兵再說，洪福瑱正是沒得主意，見說便自登山，留馮仁珩、李世賢在山下抵敵官兵，是時卻好官兵早到，李世賢、馮仁珩乘官兵立脚未穩時，便麾兵衝殺一陣，官兵鋒勢稍挫，略退數里，遙遙將土山圍住，李世賢一面叫人去衢州楊輔清處請援，一面守住土山。

且說蘇元春聽說馮仁珩兵過嚴州，兄弟趕忙由廣信晝夜馬不停蹄來到樊川屯，見官兵重重將土山圍圍住，蘇元春看那土山時，也不十分險峻，便來大帳見席寶田道：「督帥爲何不上山攻打，卻圍住山下作什？」席寶田道：「見今賊人雖困處山上，但李世賢、馮仁珩武藝高強，近他不得，貴兄弟前來，吾無憂矣。」便率領蘇元春兄弟催動人馬直逼山下搦戰。

蘇元春見土山上有所破破的廟宇，滿山裡都長着些松杉樹木及新排下的竹柵，只聽

得一棒鑼響，一夥兵簇擁着兩員將官，飛也似的奔下山來，雙方互立住了陣腳，蘇元春挺了丈八蛇矛在山下馳躍，高聲叫道：「誰是殺不死的馮仁玠？快快出來就縛，免得老爺動手，」馮仁玠聽了大怒，出馬罵道：「你這小子既知老爺大名，便該伏地受死，」蘇元春聽他說是馮仁玠，不覺怒從心起，頭髮直豎，圓睜雙眼，喝道：「我與你有殺父冤仇，上天入地尋找於你，今日擒住，定將你碎屍萬段，以消我胸中之恨！」將蛇矛一舉，兩馬相交，便戰鬪起來，看看鬥到十有餘合，元章亦報仇心急，便舞起雙鎧過來助戰，這邊李世賢也綽鎗迎住元章廝殺，兩軍陣前鼓角喧天，吶喊助戰，正戰到好處，只見蘇元春賣個破綻，讓馮仁玠的大刀砍個空，將馬逼上一步，大喝一聲，輕舒猿臂，欸扭狼腰，將馮仁玠一把生擒過來，向地下一扔，衆軍士趕忙上前綁了，李世賢見馮仁玠被擒，心中一慌，被蘇元章覷個切近，攔腰一鎧打去，李世賢欲躲避時，已是不及，大叫一聲：「哎喲！」抱着雕鞍，負痛落荒而逃，席寶田在中軍旗下看得真切，催動三軍一齊捲殺過來，蘇元春遠遠的看見皂雕旗下一人，頭戴束髮飾珠三叉冠，身穿絳紅錦繡袍，足穿雲縫吊墩靴，腰繫一條蠻金鞵帶，正拍馬向山左逃走，蘇元春料定是小天王洪福瑱，驟馬趕了過來，洪福瑱聽得後面馬蹄聲響，迴頭看時，却見是蘇元春趕來，只嚇得三魂離竅，七魂返真，拼命向前亂跑，蘇元春那裡肯捨，沿着山坡飛也似的追去，八個馬蹄猶如翻蓋撒鉞相似，洪福瑱正逃時，只見一條深澗阻住去路，足有一丈來闊，水流甚急，絕無橋樑可通，心想此番休矣，將龍駒一拍，自己緊抱雕鞍，那龍駒便騰空一躍，越過深澗，洪福瑱好像做夢一樣，出了一身大汗，才醒過來，行不數里，又見前面數騎

橫追過來，心想前後都有追兵，萬難脫險，與其受辱，毋甯自殺，正在拔劍的當口，那前面一騎已飛到，說道：「世賢來此救駕，福瑱定神一看，原來是李世賢，心中大喜，便合在一起向衢州方面飛跑。元春追到深澗，看不見了小天王洪福瑱心裏大驚，難道飛了不成，四處尋找，仍然是黃鶴杳然，便轉過馬頭回走，恰遇着本部人馬，又逞神威，去趕殺天兵，只可憐這夥天兵，因在樊川屯內，已是七日七夜，乾糧罄絕，早已逃亡了十之三四，未逃亡的，卻又餓得了發昏，那有氣力應戰，今又見馮仁珩被擒，眾官軍如生龍活虎般的趕了過來，大家知道終久不免一死的，便一齊同聲大呼，生爲太平天國人，死做太平天國鬼，一個個拔刀自殺沒有投降的，只蘇元章追趕李世賢洪福瑱未曾趕上，被他們逃脫，投奔衢州楊輔清去了。」

眾將領兵敲着得勝鼓一齊進城，蘇元春獻上馮仁珩頭，席寶田大喜，即記下了蘇元春的頭功，卻好是時鮑超的追兵已到，會着了席寶田，請到中軍帳中坐下，彼此又不免客氣一番，鮑超說道：「馮仁珩既已被擒，還是俺親自押回南京大營處落，至席督的功勞，俺當稟過曾帥，奏聞朝廷。」時蘇元春在傍，上前稟道：「馮仁珩，與卑職有殺父冤仇，屢欲尋找於他，以爲父親報讎雪恨，今既擒住，正當手刃此賊，萬望鮑將軍將馮仁珩留此就地正法，則卑職有生之年，即乃感德之日也。」說時已是淚珠欲滴，鮑超見一位後生軍官起來說話指着問席寶田道：「此將是誰？」席寶田答道：「即生擒馮仁珩之蘇元春是也。」鮑超看蘇元春時，但見他：

頭戴一頂圓頂紅纓鐵帽，身披一副連環鎖子鐵甲，穿一領繡雲團花戰袍，着一雙斜

皮嵌線雲跟靴，繫一條紅鞞釘就疊勝帶，身軀渾如金剛裝成，說話宛似銅鐘鑄就。自古說：「英雄惜英雄，好漢喜好漢」，見了蘇元春早有幾分喜意，席寶田又將蘇元春父親在永安州如何殉難，兄弟如何立志報仇投軍，繼又將蘇元春如何敗了張羔友，破蓮塘堡，及此次如何由廣信前來捉拿馮仁珩，備細說了一番，鮑超只是點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思報國慷慨吟詩

說話鮑超聽了點頭道：「既是如此，蘇參將兄弟倒是個大大的孝子，俺豈可過拂你的意思，好吧！我就作成你的孝行，將馮仁玕留在此地，到南京時定將此事，及蘇參將的功勞，一同稟過會帥就是，」蘇元春聽說，便深深的向鮑超謝了。鮑超與席寶田約好了班師的日期，便回南京去了。

不久廷旨下來，馮仁玕准予在嚴州就地正法，蘇元春兄弟以擒賊有功，孝行可矜，皆擢總兵記名，賞換花翎，元春兄弟謝了恩，又感激席寶田和鮑超不盡。行刑之日，蘇元春請出席寶田正堂而坐，命軍士將馮仁玕提了出來，剝了衣服，綁在將軍柱上，設起了父親的靈位，又吩咐軍士買了些香燭、楡錢等物，蘇元春指着馮仁玕大罵道：「你這賊子，可記得那年攻陷永安城池，爲害地方，我父親便死於你這賊子之手，我與你不共戴天之仇，今番天幸捉住你這賊人，正要將你剝肝剖肺，方纔消我胸頭之恨！」馮仁玕罵道：「你們這些無廉恥的東西，帮着滿人殺漢人，真是豬狗都不如，老爺今天被你們這班畜生抓住了，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快些吧，」蘇元章道：「與他言語則甚，快動手，」說時將一把牛耳三尖刀遞與元春，只見元春怒氣沖沖，將尖刀向馮仁玕胸膛一戳，便見那心兒、肝兒、肺兒、腸兒、一齊溜了出來，元章忙揀了心肝裝在盤內，熱烘烘的擺在靈前棹案上，隨着焚些楡錢，兄弟便在靈前哭奠一番，衆軍士見了，也有跟爲之垂淚的，祭奠已畢，席寶田與衆將官都齊向蘇氏兄弟作賀，正是：

畢竟賊人終喪身

鄉心剖肝祭親靈

大仇能雪奇男子

世間最重是父倫

祭奠已畢，隨將屍身打在一邊，兄弟們從此總算是完成了一椿孝行，償還了一筆大的心願。

卻說蘇元春自此以後，又隨席寶田援黔，及後寶田告歸，便薦他兄弟二人接統剿辦，伯仲二人因受了寶田的相知，那敢怠慢，竭五年之力，蕩平全境，功上朝廷，弟兄皆以提督記名，賞頭品頂戴，穿黃馬褂，予雲騎尉，威名震于全國。旨下之日，同僚及部屬皆來慶賀，就在軍次大排筵宴歡叙，各人自援黔以來，皆因兵機無暇，從未歡叙，今匪衆已平，正好乘機快樂一番，大家皆開懷暢飲，與元春兄弟把盞，這一場暢飲，及至初更方罷。

蘇元春是日自然是異樣高興，不免多飲幾杯，在帳中將了息一會，卻想睡時，卻那裡睡得，乘着酒興，便緩步踱出了帳來，那時已是九月深秋，一輪皓月正上中天，格外明朗，天空皎潔，無有片雲，銀漢傍路現幾點疎星，軍營中闕無人聲，僅有幾個巡邏兵士在月下往來，真是刁斗森嚴，但見這時的月景：

匹練橫空，銀光瀉地，照澈庾樓，映透潘室，蟾宮應留嫦娥住，靈藥只向玉兔求，簾攏外明鏡高懸，池塘中素影無虧，金風起樹木蕭條，刁斗靜氣象嚴肅，迢遙銀漢千尋，悠揚關山一笛，閨婦望而咨嗟，征人見而興嘆，萬家今夕盈手贈，千里此時同心賞。

，舞飛下月在，來下了接劍寶下腰將便
。人侵雪霜，燦閃光寒見只



蘇元春對月賞翫了一回，便信步踏着月色走去，一時思潮酒興都湧了上來，一路上尋思：「我雖然南征北剿，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卻也虧國家待遇優渥，及席帥的相知，才有今日，從此以後，對國家還應加倍効力，纔顯得我蘇元春是個忠義的男子。」繼又想到：「當今國勢懦弱，朝廷不振，任憑外洋的侵略，泱泱大國，眼見得將會淪於瓜分的境地，我蘇元春身爲軍人，豈能忍見國家的淪亡，如有機會，定拼死與外洋週旋一番，使外洋才知道我中國也并非懦弱可欺！」想着，不禁對月

噓了一口氣，信口咕一律道：

敵騎驕踏徧滄瀛 碧血當年濺帝京

空有樓船橫大海 欲將勁弩捕長鯨

威風看繫南王首 號令當嚴細柳營

一寸丹心堪許國 忠貞常伴斗牛明

吟畢，不覺興起，便將腰下寶劍接了下來，在月下飛舞，只見寒光閃爍，霜雪侵人，風過處，木葉盡脫，聲起時，禽鳥驚飛，約舞了一刻時候，見路傍有一株大樹，遂拱手向天禱告道：「我蘇元春他日能殺退外洋，復興國家時，即將此樹揮成兩段，」祝畢，趁勢將寶劍向大樹正幹上一劍砍去，只聽得嘩喇喇一陣響亮，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倭安南法人啓覺

話說蘇元春趁勢向大樹正幹上一劍砍去，只聽得嘩喇喇一陣響，大樹上截幹身立時倒了下去，揮爲兩段，蘇元春大喜，收了寶劍，此時酒也醒了八分，又閑步一回，始回帳歇息，從斯更堅定了念頭，準備抵禦外侮不提。

卻說安南國自漢迄唐，原爲我國的屬土，至宋初丁部領父子始崛起受宋封爲交趾國王，後李日尊雖脫離中國獨立，但不久仍然歸附，世爲臣藩，自此年年進貢，歲歲稱臣，爲我西南各省的屏障，雖然國內換姓改主，臣藩之禮卻未嘗稍缺。

我國自鴉片戰爭後，清廷的腐敗無能，益發暴露，法國也趁火乘機打劫，想來染指侵略於我，與我國締結了中法黃浦條約，咸豐六年，英法聯軍之役，又壓迫清廷締結了天津北京二條約，在條約中間，除賠款外，還強迫開放內河及航行之權，協定關稅，許予領事裁判權等等苛刻條例，從此將一條不平等的鐵鍊，鎖在我們中國的身上。可恨法國他卻貪心未饜，更來略奪臣屬我國的安南，卻值當時安南國王阮福璜，殺了西班牙國的教士，法國便藉此作爲口實，聯合西班牙，于咸豐八年來攻打安南，由法國海軍中將哲魯一里率領軍艦二艘與西班牙兵攻陷廣南港，那廣南港距安南首府順化城只十五里，法西聯軍本想一鼓進攻順化城，怎奈安南防守嚴密，於是乃轉攻西貢，後哲魯一里中將返國，法國又派巴秋少將代之，安南雖然兩度大舉向西貢反攻，只因器械欠精，皆爲聯軍所破，同治元年，聯軍又奪取邊和，嘉定，定祥三州，繼又攻下永隆州，康道爾

羣島，是時安南國內復不團結，黎興稱亂，內外受敵，不得已遂向聯軍求和，在西貢締結條約十二款，大端如左：

1. 安南割讓邊和、嘉定、定祥三州，及康道爾群島於法國。
 2. 解除賠償法西聯軍兵費二十萬佛郎。
 3. 解除基督敎禁令，並保護教師。
 4. 自後安南有割讓土地與他外國時，須得法國許可。
 5. 法、西、安三國人民自後自由通商，法商船得在湄公河自由往來，又爲監視一切起見，法國軍艦亦得在該河內來往。
- 西貢條約締結後，安南國的主權被法國破壞殆盡，同治二年，又侵奪永隆，安江，和仙三州，於是下交趾完全爲法佔有，復因發現湄公河不適用於航運，見紅河可通舟楫，於是又垂涎安南的北部，於同治十一年攻陷河內，廿三年又壓迫安南，締結法安和親條約，這條約就更利害了，大旨如下：
1. 法國承認安南爲獨立國，安南有內憂外患時，法國無償援助。
 2. 安南有外交事務，須受法國之監督。
 3. 下交趾六州完全割讓於法國。
 4. 開河內，東奈，寧海，三處爲通商口岸，且沿紅河至中國蒙自縣之河道，准許通航。

至此法國將我國從安南一脚踢開，安南實際上便成了法國的保護國了，我國雖屢次

抗議，怎奈法國只仗武力，不與承認。

到了光緒九年，法將黎威爾爲安南黑旗兵將軍劉永福戰敗身死，法國再派了波也少將急赴安南東京指揮陸軍，孤拔少將率海軍二千赴援海防，二人立議，安南政府全賴黑旗兵拒敵，不如先攻北寧，山西二府，兼出兵攻順化，必易于得手，八月十四日孤拔便由海防攻順化，十五日波也由河內攻山西。可是波也又被黑旗兵殺得大敗虧輸，但孤拔的海軍卻甚爲得手，并佔領順安半島，只這半島僅距順化咫尺之遙，兼那時安南國王阮福璜已崩，新主朗國公方立，人心渙散，無力抵禦，只得又卑詞厚幣向法國求和，又締結順化條約二十八條，其重要者是壓迫安南自承爲法的保護國，與我國完全脫離臣藩關係，安南的主權，全移于法，至是法國侵略安南的目的，總算是完全達到了。

且說這個消息傳到了北京，正當那清廷慈禧太后忙着過五十壽辰與高采烈的當兒，不啻顛頂上瀟了一盆冷水，忙將軍機大臣醇親王奕環召進宮內商議，奕環因說道：「此事可分兩層辦理，第一、可派曾紀澤去與法國交涉，制止法兵不得在安南有軍事行動；第二、可特派兩個才幹人員去做滇桂兩省巡撫，好籌備邊防。」慈禧點一點頭，當下召集朝臣保薦人才，卻有個侍讀學士張佩綸，稍讀了幾句死書，最講究出風頭，凡遇國家大小事件，沒有一次緘默不言，這次保薦人才，他却保舉唐炯，徐延旭二人，請朝廷任用，慈禧也不推敵，即特放唐炯爲雲南巡撫，徐延旭爲廣西巡撫，二人領訓出京，自到任所去了。

單講曾紀澤在歐洲奉了朝廷的諭旨，命與法國政府交涉，誰知與法國外交部長接洽

之下，見其態度一味強硬，反說明安南開罪於法，共有十款：一、安南無故阻我法人之入交趾；二、密謀使法國威力不得行於交趾殖民地；三、煽惑法領交趾接壤平順人民，以妨害交趾治安；四、犯一八七四年之條約；（順化條約）五、安南官吏莫不蔑視條約；六、號召黑旗黨抵抗法兵；七、法國領事之在老開及望溪等地者，頻蒙黑旗黨的殘害；八、在西貢之安南領事，屢起陰謀，煽動土人，以擾亂法國治安，遂使交趾知事疲於奔命；九、與暹羅百府密謀抗我法人；十、清國君臨安南，不過有此傳說，決非真爲藩屬。曾紀澤聽了這一席話，不由得忿然作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戰陸岸首次立功

話說會紀澤聽了法國外交部長這一席言語，不禁忿然作色道：「貴部長所舉安南之十大罪惡，全係片面之詞，要知安南世爲中國之藩屬，我國理藩院有檔案可稽，年年入貢，事有明文，這豈容口舌非能分辯？如貴部長所言，那簡直是喧賓奪主了。」法外交部長自知理屈，因猶笑兩聲說道：「我們不管安南是否真爲貴國的藩屬，我們只要遵照條約行事。」會紀澤見他不可以理喻，便要求暫以紅河爲界，法外長亦一口嚴詞拒絕，當下會紀澤亦大爲不悅，拂袖而去，已知外交無可挽回，即將交涉情形，電告清廷，力主一戰。

卻說唐炯，徐延旭自被張佩綸的推荐後，即各個領訓出京到任，那知唐徐二人原乃是毫不中用的人材，唐炯派兵駐守安南山西，完全採取因人成事主義，除以軍餉子彈接濟黑旗軍外，他却是坐觀成敗；徐延旭的主張，却是擁兵自衛主義，派兵駐防北寧，用着提督黃桂蘭，兵備道趙沃，各帶兵隊六營，在石壁關外駐紮，那時黑旗兵因爲軍火接濟不上，暫取守勢，法兵乘機便來攻打安南北寧，山西，因人成事的滇撫唐炯是不不要說，早已逃之夭夭，徐延旭所倚仗的，是黃桂蘭、趙沃爲之撐腰，今見法兵來進攻山西，黃趙二人却按兵不動，略一打聽，據報法將兩人，一叫孤拔，一叫波也，各統水陸軍，皆是能征慣戰之將，早有幾分胆怯。波也用兵是有進無退，又仗着器械精良，一陣炮火，攻下北寧，便乘勝來打石壁關，黃趙聽得戰聲，三魂沒了二魂，早是棄關而遁，隨徐

延旭一齊退走諒山。雲貴總督岑毓英見唐徐二人如此顛覆，便密奏一本，慈禧太后接閱之下，不覺大怒，即日下了一道懿旨，將唐炯，徐延旭革職拿問，黃桂蘭、趙沃即在軍前正法，另派張凱松爲雲南巡撫，潘鼎新爲廣西巡撫，飭嚴申警備，督辦邊防。

且說蘇元春是時已由貴州奏調廣西平思恩土匪，聽知法兵侵奪我國的安南，徐延旭，唐炯如何兵敗北寧山西，消息傳來，頓時怒髮冲冠，悲憤填膺，恨不得立刻率師出關，與法人拼個你死我活，驅逐出安南境域。潘鼎新到得廣西以後，蘇元春即赴行在與潘鼎新暢談方略，潘鼎新早知蘇元春是一員夙將，威名藉藉，今又見其三韜五略，無不知曉，不覺大喜，即日保奏一本，即署元春爲廣西提督之職，命率領毅新，鎮南各軍出關抗敵，正是：

出關欠懷請纓志 方遂男兒報國心

元春奉了出關殺敵的命令，心中大喜，一面添募壯勇，一面補充槍械，元春見發下的槍械，全係些前膛火藥大臆槍，及抬槍之類，卽鑽頭槍及十三響亦甚爲稀少，心想：「槍械如此窳劣，何能與裝備優良之法兵相接戰，克敵制勝？」乃揀選武藝高強的軍士，遍插各營，以備與法人肉搏之用，這也是器械窳劣與器械優良的敵人戰爭，不得已的辦法。

蘇元春將軍中各事俱已準備停當，卽日（光緒十年七月）點齊了毅新、鎮南共二十餘營軍馬，浩浩蕩蕩向着關外出發，端的好是整齊，但見：

旌旗飄飄，畫角鳴鳴，雙旂劍如秋霜擦爛，點鋼鎗似瑞雪紛飛，籐牌擋道，強弓

硬弩當先，大礮跟車，大戟長戈擁後，衆猛將一似虎兕出柙，人人好鬪能爭，衆軍兵皆如離林鷹鷂，個個能衝敢戰，槍刀好比流水急，人馬果然撮風行。

不一日人馬俱已出了鎮南關，奉了上令，駐劄於堅老谷松一帶。是時官軍被法兵打得大敗，紅河下流盡屬於法，追逐官軍已至於陸岸縣，元春待官軍過去，即教總兵黃云高作爲前軍，自率鎮南軍總兵陳嘉，統領各營繼後，迎住法兵廝殺，怎當法兵礮火利害，前軍稍卻，却好元春自領後軍已到，便與黃云高合兵一處，紮住營盤，剛好天色已晚，便教衆軍士埋鍋造飯，吃飯已畢，元春便召陳嘉、黃云高二將商議道：「法人炮火利害，若與硬拼，定然敵他不過，明日黃總兵仍作爲前軍，陳總兵作爲中軍，我自領後軍，只消如此，如此……何愁敵人不破，」二將受命，都各自去準備。

卻說法軍隊中指揮陸軍的，名叫畢削，不知道蘇元春的威名，只仗着自己的槍炮利害，早有幾分輕敵之心，天纔破曉，便報有華兵來陣前搦戰，畢削照例教兵士將排槍放了過來，噼噼啪啪亂響，對陣中搦戰的非別，正是黃云高，黃云高見敵陣中槍炮打了過來，也教軍士放槍過去，約莫一個時辰，法兵陣中見華兵紛紛向後敗退，畢削在陣中用望遠鏡照看，一聲號令，吩咐兵士一齊趕去，黃云高不往別處，只帶隊往山脚底覓去，法兵趕了十餘里遠近，只聽得一聲炮響，從山左殺來了一彪軍馬，旗號上寫着：「鎮南軍總兵陳嘉」，畢削急忙分兵抵禦，分撥將定，又聽得炮聲一響，山右又是一彪軍馬殺來，旗號上寫着斗大一個「蘇」字，只見一員大將，騎了烏騾，手搭兵器，率領數千人馬，飛也似的趕殺過來，看他怎生結束，但見：

帽纓紅纓，日光掩映孔雀翎，黃袍錦襖，狼腰猿臂體彪形，雕鞍穩坐，烏騾玉勒馬輕迎，金耀寶鏡，響振銅鈴，風馳電掣飛來四蹄輕，聲名驚草木，大將蘇元春。

畢削欲待抵禦時，黃云高已是回頭殺來，陳嘉提着軍馬向法兵隊中一衝，頓時將法兵攔爲兩截，蘇元春揮動大軍吶聲喊，一齊掩殺過去，法兵陣中大亂，四散零落，此時雖有槍炮，亦施威不出，元春號令敵軍中不必施放槍炮，善於武藝的，只管執着刀叉滾牌追殺，衆軍士逢着法兵亂砍亂殺，畢削見不是頭，早已向後溜跑，軍中無主，只可憐這夥法兵，那裡會見過這等殺法，腿短的引頸受戮，腿長的逃得性命，這一場，只殺得衆法兵尸積如山，血流遍地，槍礮旌旗拋落滿地，元春揮動兵馬，急來追趕，畢削卻早收拾了殘餘，由紅河內兵船接住，渡過南岸去了。

蘇元春收了軍馬，即將陸岸北岸佔領，計檢點虜獲槍礮甲仗之屬，不計其數，各營皆獻上首級論功，一面申書報捷，一面催撥軍馬渡河追逐殘敵，衆軍士渡河時，只見兵船上的大礮轟轟的打了下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攻紙作兩面埋伏

話說蘇元春催轡軍馬渡河追逐殘敵時，只見兵船上的大礮轟轟的打了下來，反折損了衆多兵士，蘇元春連忙收了軍隊，也將大礮回敬過去，怎奈兵船皆係鐵甲裝成，火礮打在船上，猶如沒事一般，空費礮彈，元春吩咐衆軍士暫停放礮，親來江邊巡視時，只見白浪滾滾，澄波滔滔，江面足有二里來闊，幾隻法國兵船，煙筒突出，在江面往來游弋，宛如幾條水龍一般。元春召集衆將商量道：「江面如此寬闊，復有兵船阻住，嚴密把守，真是插翅也難飛渡，衆位將官有何良策，渡得此河？」就中有一員參將名何駒德，此人素來足智多謀，跟隨元春多所獻策，起來說道：「欲想渡河卻也不難，只是首便應破了他的兵船，此處下流有地名津渡，河水甚淺，只有一條航路可通大船，蘆葦叢生，我們卻于此假裝伴渡，其時兵船必啓橈下駛，上流有地名喚船頭，水面頗窄，彼必不備，我們卻用木筏浮渡過去，津渡方面多多準備小舟，揀選善習水性之人，多帶引火之物，只須如此如此……何愁兵船不破」。元春聽了點點頭，即叫陳嘉編木爲筏，率領三營人馬，準備於船頭偷渡，又揀選善于水性之人，拘刷小舟，多帶引火之物，吩咐黃雲高，何駒德先去津渡，自統大軍隨後策應不題。

卻說法國海軍艦隊司令孤拔，接過舉劄敗殘軍馬過河之後，即沿河嚴密戒備，但發見有華兵渡河，即將兵船駛往，開砲轟擊，料想華兵有翅也難飛渡，一連兩日不見動靜，第三日正值大霧，天未平明，上流人聲鼎沸，一刻槍聲大作，孤拔料知有事，即吩咐

三艘兵船，盡行鼓浪上駛，原來黃雲高，何駒德并不曾渡河，乘大霧之際，將小舟及善習水性之軍士，暗暗在蘆葦中間埋伏了，另叫一隊軍士在岸上只管吶喊，對岸法人伏在砲壘內，以為已有華兵渡河，在大霧中胡亂開槍，孤拔忙率兵船上駛，將次津渡，恐水淺被攔，正欲號令停止，只聽得蘆葦中唸哨一聲，無數小舟齊出，每舟只容軍士三五人，其餘俱是焰硝硫磺引火之物，用薪材細住，燃起火把，衆多小舟宛如水鳥一般，箭也似的齊向兵船攢來，孤拔叫兵船上放砲轟打，先是大霧迷漫，莫辨方向，亂轟一陣，及至小舟已近，大礮已週轉不靈，衆多小舟飛上，一聲喊起，將火把齊向兵船上擲去，孤拔見不對勁，急，忙吩咐鼓棹開去，就中一艘名納爾號，因來勢凶猛，已被攔淺，欲想掉頭，甚是爲難，說時遲，那時快，船上已是着火，頓時艙前艙後火起，船上水兵欲想來救時，那還來得及，只見：

黑煙迷漫綠水，紅焰頓起清波，鬼哭神嚎，昏昏東西莫辨，嶽撼山崩，澎澎波聲若怒，艦航盡倒，舵檣皆毀，船尾旌旗不見青紅交雜，樓頭槍礮難排霜雪交叉，僵尸與魚鱉同浮，熱血隨波濤并沸，千條火焰連天起，万道煙霞貼水飛

孤拔見納爾號已着火，也顧不了許多，慌忙鼓輪下駛去了。陳嘉趁兵船上駛時，早已乘機浮着木筏，渡至南岸，只因法兵皆已調至津渡，及大霧關係，法兵毫無知覺，陳嘉攏岸時，吶喊一聲，殺上岸去，幾個防守法兵，早拽槍而逃，陳嘉趁勢佔了船岸，接應後軍渡河，及至法援兵到時，元春大軍亦已渡過河來，黃云高趁紛亂中，亦已於津渡過河來，兩下夾擊，在大霧中元春且叫衆軍士不必放槍，皆一律用大刀，長矛、刺殺，

把火將，起喊聲一舟小多衆

。去擲上船兵向齊



衆法兵在霧中施放槍礮，又找不着目標，近身來時，只見大刀長矛飛舞，碰着的立刻身首異處，只叫得苦，殺的殺，逃的逃，元春就將南岸佔住。收軍時，計檢點自己的軍兵，卻纔損失七八十餘人，心中大喜，記下各將的功勞，急忙申書報捷，繼又尋思：「南岸法人所築砲壘，原爲抵敵我軍之用，我軍炮火不若敵人利害，一但仍被法人利用，爲害匪淺」，即忙徵集人工，將所有砲壘盡數夷爲平地。

潘鼎新接了捷報，即忙又是一本，具奏朝廷，以蘇元春幫辦軍務。此時軍情異

常喫緊，關外諸軍皆多敗績，只有毅新、鎮南各營，是異軍突起，連傳勝仗，慈禧閱了本章，那有不喜，即日廷旨下來，即以蘇元春幫辦潘鼎新軍務，并賜予騎都尉世職，另賞給白玉翎管班指等物，各將亦皆有賞賜，各營皆是歡喜。

元春將各營人馬在陸岸稍事休息，已至十月時份，又奉上令進攻紙作社，此時關外天氣正好，風和日暖，宛如陽春一般，毫無肅殺之氣，正是：

初冬猶是三春月

又敲鞭鑼上征鞍

卻說紙作社亦是紅河下流一個地名，與陸岸相距只有百餘里之遙，自法人佔領以後，即由六畫法軍官額爾漫把守，沿江築成砲壘，防守甚是嚴密。元春兵至紙作社，且與法兵交戰，先自與參將何駒德來在高山上勘看地形，只見紙作社前臨大江，後依山崗，沿江敵人皆築有堅固的砲壘，遠遠望去，密如土攻一般，旌旗嚴明，元春說道：「似這般光景，一時恐難急切攻下」，何駒德道：「只除非用計攻取方可」，元春點頭稱「是」，又看了一回，只見紙作社距砲壘里餘之地，道路左傍全是些深幽樹林，古木參天，濃蔭匝地，右傍卻是一帶幽岩絕澗，元春見了，兀自歡喜，下得山來，問何駒德道：「何參將有何高見？」何駒德道：「幫辦莫非想用伏兵之計」，元春大笑道：「正是爲此」，連忙召集陳嘉、黃云高二總兵至帳前聽令，元春吩咐道：「黃總兵可帶領四營人馬，至紙作社道路右傍絕澗中埋伏，我自引六營人馬，於道左深林中埋伏，今夜三鼓造飯，四鼓取集，人卸甲，馬摘鈴，但遇哨兵阻路，只許刀斫，不許槍打，以免驚動法兵，陳總兵可率領四營人馬，於平明時候直薄砲壘挑戰，只准佯敗，不許取勝，引誘敵人，違令者

斬」，分撥已定，是夜三更造飯，四更蘇元春自與黃云高，各帶軍馬行事去了。

且說陳嘉於黎明時，即率領人馬鼓噪而進，直抵紙作社挑戰，法將額爾漫聽見槍聲，亦指揮兵士開槍抵禦，一陣必必撲撲之聲，猶如貫珠一般，約戰了一個時辰，只見對陣中漸起紛亂，鬩的一聲，都向道路後退，額爾漫看得真切，那知是計，忙將指揮刀往上一揮，法兵卻也勇敢，各提了槍，便向華軍趕去，只見華兵隊伍零亂，都繞過樹林而去，法兵正趕之間，只聽得對角高山上連珠砲響，額爾漫情恐中計，正欲退時，只見路傍澗中伏兵齊起，一陣炮火掩殺過來，將法兵衝爲兩段，額爾漫急叫前軍且退，說時，深林中又見一彪軍馬殺來，高高舉着一個「蘇」字大旗號，衆法兵知蘇元春已自來臨陣，骨軟筋酥，也不知退路方向，只向曠野亂跑，額爾漫正奪路而走，被華兵覷得親切，一槍放去，打下馬來，幸有法兵救着，突圍奔紙作社去了，這裏見了法兵，遠者槍打，近者刀斫鎗刺，這一場只殺得天日無光，愁雲遍地，衆法兵只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僅極少數逃脫了性命，其餘皆變作了刀頭之鬼，元春趁勢指揮軍兵，前來攻江岸礮壘。

且說六畫法軍官額爾漫，雖然打下馬來，卻並未會擊斃，只僅傷了腿部，衆法兵搶救回來，即送至醫院療治，一面飛電東京波也處乞援，波也接了電文搖首道：「只此蘇元春確是利害，如將兵直接援救紙作社，恐亦勝他不得，不如乘機去攻堅老和谷松，搗他的後路，他必回兵相救，一來可解紙作社之圍，二來可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即點起軍馬萬餘，又糾合散匪麻邪等數萬餘之衆，水陸并進，由船頭進攻堅老和谷松，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施巧計收復南關

話說波也點起軍馬萬餘，又糾合散匪麻邪等數萬餘之衆，水陸并進，由船頭進攻堅老和谷松，元春正攻紙作社的砲壘，只因法兵死守不退，急切難以攻下，甚是焦燥，今得急報，法兵聲勢浩大，水陸并進來攻堅老和谷松，元春聽了喫驚非小，暗想：「堅老和谷松如若失，我軍後路豈非有斷絕之虞」，星夜即忙撤兵渡江，命陳嘉防守堅老，自率兵於谷松禦敵。

法兵指揮官一叫裴普列，一叫尼格里，各領一支軍馬，同時來攻堅老和谷松，法兵到時，陳嘉奮勇指揮鎮南各營，與裴普列對陣，誰知斜刺裏正飛來了一顆子彈，打傷了陳嘉的臂膊，親兵搶救回營時，法兵趁勢掩殺過來，佔住了堅老，元春在谷松正接住尼格里廝殺，兩下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接到了陳嘉受傷，堅老失利的消息，不覺大驚，原來谷松與堅老乃如首尾之勢，堅老失守，則谷松有被抄擊之虞，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遣人至驅驛壩調王德榜定邊軍赴援。

卻說王德榜湖南江華人氏，從湘軍以戰功擢爲總兵之職，越南事起，率領定邊軍八營出關，署爲廣西提督，自負爲湘中宿將，那將蘇元春放在眼裏，今又見朝廷旨意，着蘇元春幫辦關外軍務，心中更是不平，今見求救於已，正好賣弄於他，看了文書，喚着來人吩咐道：「請你轉告蘇提督，我這裏也正因保護驅驛壩的糧道，責任重大，分兵不得，誠恐有失，蘇提督還是到別處請兵救援」，來人告道：「敝提督因見別處無兵可撥，

故才吩咐小可到此，自古道：救兵如救火，全局有關，緩慢不得，還是請王提督火速發兵，策應堅老谷松兩處纔是。」王德榜聽了只冷笑了兩聲，將袍袖一拂，退回後帳去了。來人無法，只得回來，將王德榜不肯發兵的情形，告訴元春，元春道：「王德榜既不肯發兵救援，我豈非首尾受敵？」只得撤兵繞道退駐威坡。

法將裴普列與尼格里既已攻取了堅老、谷松，也不打屯，分成兩翼進逼威坡，法兵乘勝，仗着利器，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元春提着孤軍與裴尼二將血戰六晝六夜，兩眼盡赤，在陣上只殺得個聲嘶力竭，怎當法兵槍械精利，全不與華軍相近肉搏，只遠遠的將砲火打來，毅新軍所用的卻全是些不中用的台槍，及前膛火藥槍之類，那裏能够比得上法人槍砲銳利，以致漫山遍野，皆是被法人打得死傷的軍士，元春見支持不住，只得又無法收了軍隊，越過諒山，便將諒山城放起了一把火燒了，退駐於巴坪，文淵州一帶去了，法兵見元春退兵，又越過諒山來跟蹤追擊，侵犯巴坪，元春卻依山爲勢，法人攻打不下，裴普列與尼格里見巴坪攻打不下，商量便來攻打文淵州。

且說文淵州是鎮南關第一險隘，守將是總兵楊玉科，本領非常，曾獨力平滇，威名赫赫，所以潘鼎新委以鎮守文淵的重任，老將馮子材向潘鼎新商量道：「文淵地屬要隘，如文淵一失，則鎮南關便無險可守，僅留楊玉科一軍把守，誠恐有失，還應多添兵將把守纔是，」潘鼎新與馮子材卻有些不睦，搖首道：「不必，只楊玉科一軍也就足夠，何必需要客軍防守，多添枝節。」馮子材見潘鼎新不聽，眼見不濟，自去佈置去了。誰知此番比不得在國內征剿土匪，法兵來勢兇猛，楊玉科的部將劉映幸，徐連魁盡皆陣亡，

楊玉科見連損二將，因念一世威名，何可至此損失，於是左提鐵稍，右挺蛇矛，放馬出陣，剛到陣前，那料知不睜眼睛的開花砲，正落在楊玉科的馬前，把這無敵的英雄，就在陣前炸死，軍中見主將炸死，不戰自亂，尼格里，裘普列指揮眾法兵，趁勢奪了鎮南關。

蘇元春是時在巴坪，見站脚不住，也只得引兵退駐關內，倉卒間潘鼎新和蘇元春商量道：『我悔不聽馮子材之言，致有此失，鎮南關乃廣西的門戶，此關既失，廣西全省震動，此事如何是好？』蘇元春道：『爲今之計，趕急收復鎮南關纔是道理』，潘鼎新道：『請問有如何收復之策？』元春道：『現在法兵新到鎮南關，立足尙未穩定，不知我們的虛實，我們可乘夜挑着小隊繞道出關，多設疑兵之計，使法兵疑我尙有埋伏，再率大軍前去打關，法人自然會棄關出走，即兵法上所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意，』潘鼎新點頭稱『是』，說道：『此事全仗幫辦大力』。

當下元春即命令各營，揀選健步，善於爬山及吶喊軍漢，頃刻之間，即送來了數百餘人，元春即將每三十人編爲一隊，共分十隊，各由哨官率領，多帶旌旗鼓角火把之類，元春吩咐如此行事，各個領了將令，乘夜繞出關前埋伏去了。

卻說是日正當正月初九，月色朦朧，初更時分，法兵皆已疲乏早睡，正在安穩的富兒，忽聽得關外有斷續的槍聲，法兵一聲洋號，全數齊起，站在關上看時，只見關外火把亂明，漫山遍野，旌旗無數，吶喊震天，法兵即忙啓關接仗，下得關時，只見旌旗火把全無，天上只有半輪新月，幾點疏星，照見地面全是一遍曠野荒郊，空虛寥廓，法兵

四處搜索時，亦毫不見一人跡踪，法兵卻正是疑惑，待回到關上時，頃刻之間，吶喊之聲又起，鼓角齊鳴，火把照見曠野通紅，法兵啓關時，卻又寂然如故，法兵殆上關時，又只聽得排槍聲齊向關上打來，下關時，情狀卻仍然如前，驚得法兵疑神疑鬼，一宵無眠。

天未黎明時，元春即合着馮子材，王德榜大軍，齊來打關，王德榜一軍卻屯駐在關外軍油隘，未曾進關，此時得了信息，也從斜刺裡提着定邊軍前來攻打，法兵待分頭接仗時，關外又喊殺聲大震，各山頭樹林，全是旌旗，鼓角之聲不絕於耳，法兵一夜被攪，心神不甯，今又如此，正不知埋伏得有多少人馬，知南關萬難把守，也放起一把火，退守文淵州去了。

蘇元春率領各營人馬進得鎮南關，教軍士將火灌救熄滅，即專人向潘鼎新報捷，潘鼎新閱報大喜，即日令馮子材一軍駐守南關。可是潘鼎新卻胆小如鼠，自領鼎字軍駐節關內梅村，距南關尚有九十里之遙，他猶恐性命有失，起居皆躲避在岩洞之中，一般將領，見了又好笑又好氣，笑的是潘鼎新身爲主帥，如此畏葸，庸懦無能，氣的是距離太遠，請示不便，有誤戎機，因此一般將領，對之皆有藐視之心，此即爲後來被革職的引子。

且說馮子材原係桂軍夙將，生得六尺以外身材，細細三柳鬚鬚，勇略無匹，雖然年屆古稀，卻猶是矍鑠健飯，今已三次出關，亦是幫辦潘鼎新軍務，甚得桂越兩境的人心，對於安南山川地勢，最爲熟習，此次奉令把守鎮南關，當下暗想：「鎮南關乃是廣西

的門戶，現敵人雖已退出關外，但仍盤據文淵，敵人居心侵略我國，豈肯從此罷休，早晚必定捲土重來，鎮南關必是決戰之地，我正好覓定一個決戰場所，與敵人廝拼，一來使法人知道我中華人民不盡可欺，二來也可顯示我的英雄，即忙來關內外勘看，却發現一處地址正是頂好戰爭場所，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守長牆反言激將

卻說馮子材卽忙來關內外勘看，卻發見關內有一地名關前隘，距南關只十里之遙，甚是險峻，隘前兩傍有東西兩高嶺，如兩個手臂向前相抄，中係一坦田坡，乃入關的大道所必經，真是個宜於戰守的場所，但見：

東西山八面嵯峨，四圍險峻，向前抄如兩手承露，排雲起似千丈凌雲，一望平坦，下卽官馬大道，幾行綠柳，盡乃阡陌田疇，澗水時聽，農歌甫歇，邱阜特起，山鳥鳴哀，雖然是山林清秀，荒蕪亦古戰場，一徑當關，匹馬馳驟難過，千尋侵漢，三軍觀望趁起，頓見煙火滾滾添風景，屍骸纍纍塞潺溪。

馮子材看了這個地形，不覺大喜，當下卽吩咐衆軍士，在東西二嶺中間用巨石砌築一道長牆，共三里有餘，高約一丈，厚約三尺，牆外掘深濠，可容衆軍士立臥射擊之用，馮子材素得軍心，一聲令下，那消數日工夫，便已完成，馮子材又自來踏看指點一回，抬頭看時，不覺失聲叫道：「苦也！」衆將官聽得皆相驚訝，不知何故，却見子材遙遙指着東嶺說道：「諸位試看，那東嶺外的高山，名馬鞍山，較東嶺猶高，俯視我們關前隘一帶，盡在目中，一覽無餘，此嶺我們毫無設備，如一旦被敵人佔住，好比建瓴之勢，在山上以大炮往下轟擊，則關前隘盡成粉碎矣，此處亦應趕快設防。」衆將順手往東看時，果見一峯高插雲霄，隱隱峨峨立於千尋之外，衆將看見了齊聲稱贊道：「果然老將軍想的週到。」子材又親去勘看了一番，吩咐衆軍士依着山勢，做成砲壘五座。

子材見砲壘已成，便叫喚萃字左軍督帶梁振基進帳聽令，子材吩咐道：「命你帶領左軍兵馬，扼守馬鞍山上砲壘，保衛長牆，認真拒敵，自有重賞，如有失，即拿頭來見，決不寬容。」梁振基領命去訖。子材又叫喚萃字右軍督帶馮兆金，及勳軍統領王孝祺進帳聽令，子材吩咐道：「命你二人各率領右軍勳軍各營軍兵，屯紮長牆當中，多帶大刀隊先鋒隊，（用陶工以鬆沙土製瓦罐，內實火藥，上穿一孔，插香炭爲燃煤，傍有環耳，以便穿繩攜帶，擲時，罐破火發，以備衝鋒肉搏之用），分宿濠中，專伺候敵人撲近長牆肉搏時預備，日夜提防，不得懈怠，違者軍法從事。」二人領命，子材分撥已了，便商請蘇元春，陳嘉率毅新鎮南兩軍，同屯幕府，以備東嶺策應，蔣宗漢廣武軍，方友升親軍，俱扼憑祥，防敵人暗襲，魏綱之鄂軍，駐紮艾瓦，芄葑，在關西百里，王德榜之定邊軍，屯軍油隘，專備抄擊兼防敵人偷襲南關傍路，各路雄師俱已佈置妥善，專待法兵前來廝殺，有詩爲證：

法夷肆毒太猖狂 遠見南關作戰場

百萬雄師擐甲日 戈矛指處摧強梁

且說馮子材部署已定，卻得探馬密報，法兵不來攻打南關正面，卻引兵將出扣波襲芄葑、攻牧馬、繞出南關以北，欲斷唐景崧及馬盛治的歸路，子材聽報，吃了一驚，想道：「扣波有失，則敵人繞出關北，唐景崧，馬盛治的歸路被斷，影響全局匪鮮」，即着督帶楊瑞山、麥鳳標，率領所部軍兵，急往扣波防守。法兵原以爲扣波馮軍無防，及至近到扣波時，只見華軍隊裏一聲角號，楊麥兩管帶一陣殺將過來，法兵出其不意，打得

大敗虧輸。

法軍見扣波攻打不下，便點起大隊人馬，前來攻打南關，子材得了密探報道：「法人懸掛戰牌，定於星期三來犯我南關」，子材聽了，便聚眾將商量道：「夷狄之言，那裏可信，彼必提前來攻我不備，挫辱於我，且彼踞文淵，我軍坐守長牆，甚非得計，自古道：『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不如先去襲取文淵，何必坐以待斃』。眾將應聲『是』，子材便調王孝祺，及萃字右軍督帶馮兆金，營帶馮驊，乘夜去襲取文淵。

再說法軍自退踞文淵後，依山為壘，嚴密防範，今見華軍前來偷襲：彼此一場混戰，各據山頭互相轟擊，原來我軍無有大砲，法兵大砲打了過來，反被轟死多人，王孝祺眼見不濟事，只得傳下號令，暫將軍隊退守東嶺，法兵見王孝祺兵退守東嶺，一閃上前來奪取馬鞍山上砲壘，法兵大砲放得火熱，只管轟轟的不停將大砲向馬鞍山上打來，掩護步兵上山奪壘，華兵雖然饒勇，卻皆是血肉之軀，那當得大砲的威力，傷亡無數，法兵趁勢搶了三座石壘，梁振基奮勇力戰，只得固守最高二壘，子材在長牆之內，深恐馬鞍山有失，只急得三尸神出竅，七孔內生烟，赶忙飛檄調駐扣波萃字前軍督帶楊瑞山，後軍督帶麥鳳標，率部限于初八日准到東嶺外進攻法兵後路，以解馬鞍山之危，又調王德榜自軍油隘繞出南關，截擊法兵輜重，以扼法兵歸路，子材調撥已定，已是深夜，是夜星月無光，黑黝黝着大地，時聽得斷續的槍聲，傳入耳鼓，子材仰天嘆口氣道：「天啊！我大中華民族有強盛之日，便不使敵人越我長牆一步，不然這長牆便是馮子材葬身之所！」正是：

英雄欲竟安邊業 一片丹心貫斗牛

卻說蘇元春屯駐芄葑，聽知東嶺戰事吃緊，忙提着毅新，饒南各軍前來馳援，如風馳電掣般的趕來。路之上，卻暗暗思想道：「前次南關失守，幸我施行妙計，始纔收復，今若再行被法人佔領，敵兵豈肯遽退，不但越南問題從斯棘手，即廣西全省亦必震動，我等上不能對民族國家，下不能對廣西全省人民，唉！我蘇元春定在此次要與敵人拚個你死我活，決不能讓敵人踏進關內一步。」繼又尋思道：「馮子材的英名，我雖則久已欽仰，但不知他的忠烈如何，我此番前去，定要將言語激動於他，與我同舟共濟」。到關前隘時，已是三更時候，命各營自找歇宿，親來大營見馮子材，守營軍士報說：「馮幫辦今晚在長牆露宿」，當即來至長牆，却見子材坐在一土坡之上，低着頭正在思想什麼，元春趕上去叫一聲：「老將軍，子材抬頭順着光亮看時，却見是元春，連忙起身笑道：「蘇幫辦到來，吾無愛矣」，說着讓坐，元春也就坡上坐了，略略問了些戰況，便從容說道，「依晚生之見，長牆恐不能守，第一、敵兵槍砲銳利，我軍傷亡過重；第二、是我軍彈藥將罄，明日再戰，或恐不支，難以取勝，不如乘此夜色昏暗之時，敵人不覺，何妨暫退，老將軍守憑祥之西，我守憑祥之東，再圖恢復，豈不是好？」子材雖已屬古稀之年，卻生得氣性剛強，聽了霍地跳了起來，臉色一沈道：「老兄此言差矣！現今敵與我相距僅得二里餘，設若我軍退步，豈有不被覺察之理，長牆尚不能固守，豈他處便可戰守，若彈藥不足，我已飛令軍火局火速解來，不久自到，敵人搶械雖然銳利於我，但莫若因陋就簡，以大刀、鋼鏢、火藥燄。肉搏衝殺，直搗痛快，勝算可操，况我帝胄

華裔，同懷不甘受辱之心，時欲殺却敵人爲快，有如此奮發的士氣，我輩秉握軍機，正好因勢利導，善以用之，區區法軍頭顱，何足當我一斬，昨經懸示賞格，斬獲法兵首級一顆，賞銀一百兩，一畫法軍官首級一顆賞銀百五十兩，二畫賞二百兩，三畫賞三百兩，四畫賞六百兩，五畫賞一千兩，按級升遷，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如此豈有不勝之理，惟馬鞍山大砲，足爲我患，明日務須聚衆力奪其大砲，驅之下山，自可無慮，倘或戰敗，此長牆卽我報國之地也，早已囑知兩小兒矣，如老兄不以爲然，請自退去，此間乃軍法重地，幸勿擾亂軍心，」言下怒目相視元春，元春聽了不覺大喜，慌忙陪笑道：「方纔特戲言耳，晚生誠恐老前輩年齒高邁，或有差池，此來正欲與老將軍共生死，同患難，盡力殺賊，報答國家，雖粉身碎骨，亦不敢辭，」子材聽說，亦改容笑道：「得老兄如此相助，區區法軍，豈敢越我長牆一步，」當下二人談論些戰略，相對坐待天明，正是：

守土應同士卒苦 鐵衣耐得五更寒

天纔破曉，馮蘇二人便聽大砲轟隆之聲不絕，密如貫珠，齊向長牆打來，原來法兵自得了馬鞍山三座砲壘以後，卽撥運開花砲至山半轟擊長牆中路，一剎時長牆前烟火彌漫，響音震天，長牆雖甚堅牢，怎當得開花大砲集中猛攻，已被轟成罅缺數處，正在危急的當兒，只見蘇元春在長牆內猛的跳起身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逞肉搏大敗法兵

話說正當長墻危急的當兒，只見蘇元春猛的跳起身來說道：「我們豈可坐以待斃，此時不去搶奪砲壘，更待何時？」急傳陳嘉、蔣宗漢二將聽令，元春傳令道：「你二人可領二百親兵前去馬鞍山爭奪砲壘，如不成事，便休回來見我」，陳嘉此時傷痕業已將息就痊，只恨得牙癢癢的，正欲報此一彈之仇，恨不得一口將法兵囫圇吞下，二百親兵卻撥一百親兵與蔣宗漢作接應，皆不攜帶槍枝，盡擎大刀與先鋒雋，一聲角號，飛也似的趕上前去。

且說正當長墻危急的當兒，勳軍有個督帶名喚潘瀛，形容生得頗為粗陋，兩膀卻有千斤之力，作戰勇猛無匹，此時見梁振基獨力守住山頂，難以支撐，一時性起，脫着赤膊，手持雙刀，衆軍士發一聲喊，由後山抄了上來，梁振基在山頂正是勢孤力弱，回顧左右衆軍士所餘無幾，此時見潘瀛上來，與自己合在一處，不覺大喜，精神爲之一振，便與潘瀛來搶第二座石壘，只見法兵盡踞在壘內施放槍砲，卻留黑番兵在外把守，以備與我軍肉搏，作犧牲之用，但見那些番兵生的怎樣：

臉如鍋底，額塗黑墨，一身纏肉橫舖，幾道青筋暴起，手執銅叉，宛似閻羅殿前施小鬼，腰插板斧，卻像梁山泊上黑旋風，殺人放火尋常事，勇猛好鬪恣行兇，只因好貪幾杯酒，完全愚迷本性。

黑番兵首領叫做多加，生性兇悍異常，頭裹青巾，身穿納襖，緊繫腳紉，見潘瀛等

衝下山來，全不在意，一面持樽飲酒，一面叫衆黑番兵放槍抵禦，潘瀛躲過子彈，大吼一聲，舞動雙刀直奔多加，多加此時始拋了酒樽，綽着三尖兩刃刀前來迎戰，兩人就石壘前廝殺起來，梁振基見潘瀛敵住了多加，率領衆軍士喊殺一聲，將先鋒隊向黑番兵隊裏齊擲過去，黑番兵那裏見過這種東西，應聲而倒者，不知其數，黑番兵那知死活，卻仍各挺武器搶將過來，梁振基也大叫一聲；「弟兄們與我殺！」衆軍士聽了，也各舞刀挺鎗迎住廝殺，一時刀鎗并舉，殺聲大震，正在難解難分的當兒，卻好多加與潘瀛廝拚，鬪到十有餘合，多加雖然兇悍，卻怎能敵得潘瀛的神勇，多加只辦得招架的功夫，看看抵擋不住，虛幌一刀，便欲走脫，潘瀛大喝一聲，宛如半空中打了個霹靂，向多加腰上一刀，頓時斬爲兩段，黑番兵見多加已被殺，鬪的一聲，始向滿山裏亂逃，潘瀛招呼衆士兵就勢前來搶壘，法兵待抵抗時，那禁得華兵一陣先鋒傑大刀滾將進來，法兵死了十之八九，即將第三第四座礮壘佔住。

陳嘉早已到得山下，見潘瀛與梁振基在山半廝殺，也督隊向山上仰攻，法兵及衆黑番卻也頑強，紛紛施放排鎗，及播木滾石等打將下來，衆親兵站脚不住，只得退下，蔣宗漢接着喊一聲「殺」！又往上衝，也被打了下來，陳嘉那管高低，在彈雨裏面，鑽了進去，又奮勇往上衝殺，如此七上七下，身受四傷，毫無退卻之意，仍是只顧上衝，回顧衆軍士，只剩有三十餘人，陳嘉氣不少餒，有詩讚陳嘉勇敢道：

報國從來那顧身

成仁一樣等成功

詎今山上餘寒壘

晨夕猶懷戰氣雄

且說陳嘉氣不少餒，正在衝殺之際，只聽得敵兵後軍喊起，不戰自潰，紛紛四散逃竄，陳嘉看時，卻見西邊一彪步兵，直往敵人後營殺去，旌旗上高高挑着：「勤軍統領王孝祺」，原來王孝祺在西嶺與敵兵廝殺，只因西嶺賊盤據未深，那消幾個時辰，便被王孝祺殺得大敗，完全肅清，此時東嶺正在鏖戰，子材恐衆將有失，急調王孝祺前來應援，孝祺暗想：「如從山下仰攻定然喫力，且有陳嘉蔣宗漢在彼，想已能應付，不如襲其不備，斷絕他的後路，殺他個措手不及」，便將帶領軍兵，從敵兵後路抄殺過去，敵人深恐後路被斷，一聲鬨起，全數棄了大礮，紛紛咸往山下逃命，此時潘灝、梁振基早已看見，忙帶領軍漢從山上殺下，陳嘉、蔣宗漢二人卻在山下攔住截殺，衆法兵黑番兵此時只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一個也不會走脫，盡皆變作刀頭之鬼，衆多將領趁勢將所失礮壘完全收復，梁振基見陳嘉滿身傷痕，不禁對着陳嘉「阿也」一聲叫起，陳嘉自願身體時，只見脇下腿上有幾處傷痕，血流滲滲，雖未命中要害，不看時猶是小可，一看時卻反打熬不住，只覺頭昏眼眩，向地便倒，王孝祺急叫親兵數人，扶去後營醫治。

蘇元春馮子材在長牆內，見馬鞍山上礮壘完全奪復，一顆心始纔放下，元春看了看陳嘉的傷勢，又慰藉了一番，對子材說道：「東山之危雖解，但法兵豈肯罷休，必來進攻長牆，我們正好乘此銳氣，殺他片甲不歸」，子材點頭稱「是」，即忙傳下將令：「如敵兵前來攻打長牆時，牆內壕中各衆軍士，皆不得亂放鎗炮，免樹目標，俟敵兵逼近時，纔可施放排鎗，丟擲火藥堡及大刀衝殺，違者軍法從事」。又傳萃字右軍督帶馮兆金聽令，子材吩咐道：「敵兵進攻時，可帶領一千人馬出戰，只許佯敗，不許取勝，誘至長牆，不

，矛蛇八丈了挺個各材子馮、奉元蘇
伏中壕內牆：「殺」聲一喝大出躍然突
。出湧齊一般一水潮如，士軍衆着



得違誤，馮兆金得令去訖。
子材傳令未了，法兵果
然來進攻長牆中路，原來法
兵欺我軍器械窳劣，此番卻
皆自持快鎗當前，黑番兵居
後，每隊三五十名站列成排
，從容向長牆進攻，起先是
必必撲撲陣陣排鎗放來，繼
後又是大炮之聲，響震山谷
，馮兆金也指揮一千軍兵直
衝敵陣，戰不到一個時辰，
馮兆金向後便走，法軍恐怕
中計，卻不來追趕，只願將
田雞毆打了過來，馮兆金見
敵兵不來追趕，卻又回頭再
戰，約有一個時辰，又佯敗
潰退，軍士四散亂奔，此番
法兵見馮兆金隊形已亂，料

已大潰，只見法軍官一人，手持紅旗，往上一揮，衆法兵漫山遍野趕了上來，馮兆金見着心喜，剛剛追趕長牆約好百步之遙，蘇元春馮子材各個挺了丈八蛇矛，突然躍出，大喝一聲「殺」！牆內壕中伏着衆軍士，如潮水一般一齊湧出，手執白刃，隨聲大叫「殺」！真如天崩地圻一般，向法兵陣內捲蓋而來，法兵見了，早被唬呆，待開槍時，華兵已是幾跳幾蹶趕至眼前，欲待退步時，只見後軍隊裡不戰自亂，兩彪華軍，如風馳電掣般掩殺過來，原來楊瑞山，麥鳳標兩督帶，在扣波奉了子材的令命，限初八日早馳援東嶺，抄邀敵兵的後路，到時見東嶺已破，法兵正進攻長牆，便分兩路，從法兵後隊捲殺過來，此時法兵前進不可，後退不能，只得拼命分頭肉搏，戰場上槍聲全息，僅聽得一片喊殺之聲，衆士兵手擎大刀闊斧，在法兵陣中衝殺，如入無人之境，這場戰爭，但見：

衆華兵一個個如狼似虎，衆法兵一個個如羔似羊，喊殺聲渾隨雷起，戰馬馳全像風颳，刀光起，頭飛顛脫，鎗雨淋，肢折支傷，骨肉狼藉，屍骸仆僵，一邊是旌旗倒拽，形色慘喪，一邊是戈矛飛舞，武耀威揚，天日黯黯無色，熱血煊煊有光，頓見慘霧滾滾籠大地，愁雲片片罩戰場。

這一陣只殺得衆法兵，黑番兵在牆前呼爹叫娘，恨少生了兩條毛腿，沒命逃跑，法軍退到八角山，收拾了敗殘軍馬，已是三停去二，可是野心不死，尙欲依山抵抗，但見楊麥兩督帶的軍馬，愈來愈多，如潮湧一般，衝殺過來，兼之衆法兵皆已被殺得心胆俱落，那再有心思戀戰，法將只得率領殘敗軍兵，倉皇退去關外，俗話說，福不雙至，禍不單行，安南義勇軍聞知法兵敗陣，早在關外埋伏，殆法兵退出關時，一聲暗號，伏兵齊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襲板坭法人中計

話說法國敗兵退出關外時，越南義勇軍見了，一聲暗號，伏兵齊起，又截殺一陣，隊伍被衝得七零八落，又折損了多少人馬，唬得法兵心胆俱碎，一陣狂奔退往文淵去了。蘇馮二將及至二更時份，始纔收集隊伍，只因連戰數夜，將士皆疲困飢乏，乃傳下將令，埋鍋造飯，飽餐一頓，全體休息一晚，至次日始驗功頒賞，計共斬獲一二三四五畫法軍官首級六十三顆，法兵，黑番兵，教民首級二千三百餘顆，按照賞格如數發給，生擒之敵兵，照賞格加倍賞給，衆將士又獻上奪獲的輜重、槍砲、馬匹、旗幟、彈藥等，元春與子材又皆一一賞了，全體將士無不歡喜，皆磨拳擦掌，再待與法兵廝殺，正是：

勳德獎功懸懋賞

猶增敵愾賦同仇

三軍犒賞已罷，子材便對元春道：「敵兵經此敗仗後，傷亡過多，必再無作戰能力，正好乘此機會，攻下文淵，鞏固鎮南關外圍，」元春點頭道：「老將軍所見極是，」正談間，只見探馬前來報道：「法兵自初八日退至文淵後，心驚胆落，向日屯駐各山隘石壘之兵，亦概縮入文淵州市內住宿，草木皆兵，自相驚擾，無故鳴槍，竟至天明；又探得城內所貯存之輜重糧食甚多，請速進剿，收復州城，」子材聽了笑謂元春道：「果然不出所料」。二人又商量了一回，子材率領率字，勤字各營作爲前軍，元春率領毅新，鎮南各營作爲接應，各自準備，即時出發不提。

且說子材率領各營軍馬浩浩蕩蕩殺奔文淵州來，法將探知，早率領一千人馬出城十

里前來抵禦，孰知法軍官卻也乖巧，在關前隘也學會了佯敗誘敵之計，甫一交鋒，便佯敗詐退，馮軍前鋒吶喊一聲，立趕了過去，卻剛至戰壕邊，法兵伏在壕中，一陣排槍掃射過來，衆軍士應聲而倒者，不知其數，法兵紛紛趁勢躍出壕塹，齊來追趕，正在危急當兒，卻好子材親率人馬已到，指揮衆軍士一齊反攻過去，法兵見我生力軍到，也即停止追擊，各佔住了地勢，對陣開槍射擊，子材站立在門旗下用瞭望鏡看時，卻見法陣裡一將正在陣前馳驟指揮，看他怎生裝束，但見：

平頂帽紅呢製，絳紅服火炭熾成，足穿牛皮吊墩靴，腰繫一條金鞞帶，手內劍橫三尺水，陣前馬跨一條龍。

此法將非別，却是六畫法軍官額爾漫，自從在紙作社被蘇元春擊傷之後，訖今傷勢已復，只因勇敢善戰，奉尼格里的命，調來文淵指揮，手執鞭梢，指東指西，毫無畏怯之意，子材在門旗下見了額爾漫如此勇敢，高聲叫道：「誰與我斬此敵將？」一言未了，只見一將應聲而出，子材看時，却見是前軍督帶楊瑞山，拍着坐騎，率領一百馬軍，旋風也似的一陣殺了過去。

額爾漫正在陣前指揮，驀見楊瑞山手挺大刀，率領馬軍飛也似的趕了過來，忙叫衆法兵放槍，可是楊瑞山馬快，早到跟前，兩軍吶喊聲起，馬頭相接，額爾漫那裡見過這種戰法，待勒馬轉身時，楊瑞山大喝一聲，將大刀橫砍過去，不偏不斂，一顆頭顱掉下馬來，血光飛舞，那匹馬落荒亂馳，可憐額爾漫雖然勇敢，從此化爲南柯一夢，衆軍士趕上，將額爾漫首級高高挑起於旗桿之上，子材見楊瑞山斬了額爾漫，鞭梢一舉，馬步

各軍，如排山倒海一般，齊捲殺過來，刀槍並舉，人人奮勇，個個爭先，法兵見主將已失，蛇無頭不行，那裡抵擋得住，鬨的一聲，四散逃奔，羣軍趁勢趕殺，衆法兵那裡再敢逃往文淵，紛紛都逃至驅騾墟去了，子材立刻進了文淵，卻好蘇元春後軍亦到，共同出榜安民已畢，又商量來攻打驅騾墟。

且說驅騾墟爲文淵通諒山之要道，位於諒山之對岸，爲諒山外圍之據點，法指揮尼格里自駐于諒山指揮軍事，今見文淵已失，急調撥三千軍兵來固守驅騾墟，原來王德榜在驅騾墟屯駐甚久，地理情形異常熟習，子材與元春商議，便調王德榜作先鋒攻打驅騾墟，德榜領了將令，當即率領定邊各營軍兵殺奔驅騾墟，來到得報坭地方，（距驅騾墟十五里）早有法兵擋住去路，原來當王德榜屯駐驅騾墟時，各險要處所皆建有堅固的石壘，并築排牆掩護，王德榜退軍時，卻未曾吩咐拆卸，此時恰被敵人利用，作爲抵擋自己軍兵的工具，法兵伏在石壘排牆內，排槍向王德榜軍中打來，出其不意，反折傷了許多人馬，王德榜也不甘示弱，叫軍兵仍只願往前衝殺，衆法兵那裡畏懼，未曾退後一步，只因王德榜每當出陣時，皆叫軍士高高拿起黃虎形的旗幟，前在北寧屢喫敗仗，法軍以故認識，此番見前鋒又高高挑起了黃虎旗，法兵幾會懼他分毫，據守牆內，宛如銅牆鐵壁一般，王德榜見一時攻打不下，兀自焦灼。卻好後軍蘇元春、馮子材大軍皆到，二人見定邊軍傷亡甚衆，暫收收軍，箭住營盤，埋鍋造飯已畢，日已斜西。元春與子材忙出營勘看板坭的地形，只見東西山上皆有石壘，排牆雖不甚高，卻也堅固，是時野外卻輕輕泛起一層薄霧，橫林度澗，如錦似織，元春對子材笑道：「克復諒山，驅騾，就在

明朝」，子材不解所謂，二人回得營來，元春說道：「方才見薄霧泛起，今晚及明日必有大霧，我軍正可乘此機會，用明攻驅騾，暗襲諒山之計，可着一彪軍馬，繞道泅水渡河，襲取諒山，彼必不備，諒山既復，驅騾墟敵歸路被斷，將不戰自潰矣。」子材聽了恍然大悟，拱手道：「蘇幫辦高見，開我茅塞」，連忙傳楊瑞山聽令，子材吩咐：「點起二千人馬，乘黑夜之際，前去襲取諒山，掩旗息鼓，謹慎在意」，楊瑞山得令，自領人馬去了。

元春等到楊瑞山去訖，自往營外踏看一番，但見天上的霧由薄漸漸的轉濃，他於行軍紮營，及利用天氣種種侵襲的方法，胸中是爛熱的，他暗想今夜霧濃，敵人必定前來劫營的，元春便對子材說道，今夜法兵以我立營將定，乘此霧夜之際，必來劫營，亟應先行防備，殺他片甲不回纔是」，子材道：「所見極是」，當下即將各營軍兵共分三路，毅新，鎮南，廣武各軍，担任中左二路，即以方友升為督隊，帶領軍兵至左路各處埋伏，陳嘉此時傷勢又復，與元春任中路指揮，子材督率萃勤各軍，担任中右二路，即以蔣宗漢，潘瀛為督隊，帶領軍兵至右路各處埋伏，子材親與王孝祺任中路指揮，只聽中路接仗，左右兩路伏兵，直包圍掩殺過來，又令王德榜趁接仗時，率領定邊各營，從東進襲，奪取礮壘，以攻敵不備，當下分撥已定，各將領命去訖，正是

準備陷阱擒猛虎 安排香餌釣金鯨

守驅騾墟的法將，原來即是裴普列，自鎮南關一路敗至驅騾墟，軍隊三停去了二停，軍心渙散，草木皆兵，此時得了諒山的援兵，精神又為之一振，是夜大霧迷漫，裴普

列聚集衆將道：「今夜霧氣漸起，板坭華軍立營將定，正好乘此大霧之際，襲彼營寨，挫其銳氣，衆將皆以爲然，便令一員牙將點起一千步軍，以黑番兵爲前鋒，自率二千步軍作爲接應，皆以白帽爲號，人卸甲，馬摘鈴，在黑夜中摸索前進，到板坭時，已漸近三更時份，遠近不聞華兵聲息，料想華兵已皆睡熟，掘起鹿角，一千步軍齊發一聲喊，向大營衝殺進去，看時，卻見是一座空營，法兵情知中計，急忙退軍時，只聽得營盤左近連珠礮響，繼着喊殺聲大震，排槍如飛蝗般打將過來，在大霧黑夜中，又不辨華兵多少，法兵往後急竄，自相踐踏，元春與子材自領兵追殺過來，甫抵界牌地方，法將裴普列率領援兵已到，黑番兵那知死活，卽反身抵抗，中路軍兵一陣排槍，只見衆黑鬼紛紛倒地，可是黑番兵卻毫不畏怯，洋號一起，又向中路猛撲，約戰了兩個時辰，方友升、蔣宗漢二人，已聽得槍聲，齊率左右兩軍向中路掩殺將來，裴普列恐後路被斷，忙叫退軍，元春與子材一聲號令，蜂擁而上，各執大刀，火藥傑，一陣捲殺過去，刀光起時，白帽黑頭亂滾，藥傑着處，遍體四肢焦枯，這一陣，只殺得眞法兵，黑番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自相踐踏者更不計其數，留得性命的，都齊向驅騾墟中逃走。

裴普列剛逃到驅騾墟時，剛好天明，卻不禁大喫一驚，只嚇得面如土色，原來王德榜趁法兵在中路激戰的當兒，帶領軍兵偷襲驅騾墟東方的砲壘，將守壘兵士一陣殺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奉朝命總領雄師

話說王德榜將守壘法兵一陣殺散，佔奪礮壘兩座，裴普列大喫一驚，只嚇得面如土色，忙分兵與王德榜來搶奪堡壘，後面追兵又到，喊聲震天，此時裴普列雖有三頭六臂，也難當此前後夾攻之苦，可是裴普列確也頑強，仍令衆軍士固守石壘，阻擋大軍前進，礮彈如雨點般向對陣裡打來，元春與子材那裡放在眼裡，各挺武器，拍着坐騎，大喝一聲，直指揮各軍衝殺上去，衆將領見主將如此奮勇，皆各督隊擊着大刀、火藥標，從礮兩裡面猛撲排牆石壘，齊將火藥標用力擲去，「啪」之聲，不絕於耳，火煙衝天，登時排牆石壘被炸破多處，衆官兵吶喊一聲，如潮水一般，齊向破缺處擁了進去，法兵見華兵如此勇敢，早已看得呆了，今見排牆已破，那敢戀戰，闕的一聲，各棄石壘四散逃命，衆將領督率軍士四處趕殺，裴普列幸眼明脚快，急急向諒山逃走，命法兵斫斷浮橋，以堵截追兵，可憐衆法兵未渡河者，被追得落水死者，不計其數，元春子材也暫不渡河追擊，即將驅驢據佔住，肅清殘餘，賞記諸將功次，檢點戰利物，一面報捷。

裴普列率領得敗殘人馬逃近諒山時，只見軍士報道：「諒山今晨已被華軍楊瑞山佔領，尼指揮負傷退至北寧一路去了。」裴普列聽得，不啻如半空中響了一聲霹靂，渾身筋酥骨軟，半嚮說不出話來，暗暗驚奇：「諒山華兵豈非從天而降？」急急遶道向長慶府逃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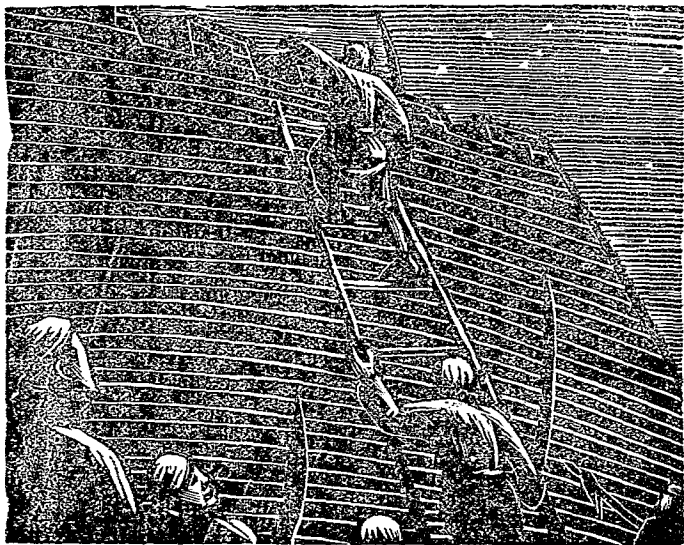
原來楊瑞山奉命襲取諒山，即點齊兩千軍馬乘黑夜之際，繞道泅水渡過紅河，軍中掩旌息鼓，脚放疾走，真是神不知，鬼不覺，楊瑞山不知城內虛實，先使數名軍士改扮

前去探聽，一會回報：「城中巡察甚嚴，口號謹密，急切恐難攻打」，楊瑞山叫軍士續探；「但有弛懈時，即來報知」，自率二千軍兵，到城南葫蘆山下掩伏，那葫蘆山距諒山南門只僅四五里遠近，山菁林密，深崖層壑，是晚又值大霧，慢說一千軍兵，就是五六千軍兵藏伏在內，也是不見踪影。

候至三更左右，尚不見探兵來報，楊瑞山甚是焦急，暗暗思想：「倘今夜不能攻取諒山，待至天明，却待怎處？」又過了兩個更次，只聽遠處有叻叻之聲，知探兵已回，一刻探兵前來報道：「現已五更將近，城上燈色無光，萬籟俱寂，法兵似皆已睡熟，此時正好襲城，」楊瑞山聽得大喜，即揀選兵士百五十名，分作東南西三面爬城，單留北門與法兵作逃走去路，各門五百軍兵接應，皆由一位管帶率領，探兵帶路，分撥已定，自來接應南門。

兵近城下時，已交五鼓，果見刁斗不嚴，人聲闕寂，只遙遙的傳聞更鼓之聲，借大一座諒山省城，沉寂得如死去一般，看城垣時，隱隱但見雉堞，亦不甚高，爬城軍士，口啣扑刀，腰繫火藥燄等物，冥索到了城下，攀過女牆，一躍而上，齊發聲喊，逢人即斫，可憐城上法兵，春睡正濃，聽得吶喊聲起，朦朧中揉揉眼睛，待來張望時，頭已落地，衆爬城軍士，一瀉風殺下城來，一陣火藥燄，將把門法兵炸得體斷肢殘，趁勢摔了幾把火，城邊民房一齊燒着，斫開城門，將接應軍兵放了進來，此時東西二門亦已火起，喊聲大震，直向法兵大營殺來，衆法兵、黑番兵，教民有的於睡夢中拋了性命，有的待欲抵敵時，早已沒有頭頸，沉寂的諒山省城，頓時殺聲震天，紅光照地，百姓啼哭呼

下城了到，物等傑藥火繫腰，刀扑脚口士軍城爬。
。斫卽人逢，喊聲發齊，上而躍一，塔女過攀，



兒喚女之聲，鬧成一遍。
尼格里已從睡夢中驚醒，只見滿城火起，急點兵分頭抵敵，怎奈法兵早已嚇沒了靈魂，又不知華兵多少，四處亂竄，如老鼠鑽穴一般，華兵更是得勁，執着大刀，縱橫決盪，逢人便斫，尼格里提着幾十個親兵，在城內左衝右突，一顆子彈正從肩骨穿過，頓時昏暈馬上，親兵急忙搶救，奪路向北門逃走了。

楊瑞山指揮眾軍士，直殺到翌晨辰牌時分，始纔收軍，只見屍橫市井，血流街衢，忙吩咐眾軍士不許傷害

百姓，撲滅了火燄，諒山百姓見華兵重又奪回諒山，皆是大喜，因法兵進了諒山以後，百姓備受虐待，與我國優待越民者，甚是有別，楊瑞山一面出榜安民，一面飛請蘇馮兩幫辦進駐諒山。

元春與子材接了告捷文書大喜，兩人聯翩同進諒山省城，百姓聞知蘇馮二人同來，皆焚香頂禮迎接，楊瑞山擺隊接着，一同并轡入城，元春在馬上見一路香煙繚繞，越民夾道相迎，甚是歡喜，願子材笑道：「越民受法人虐待，更傾心於我中華，正好乘此機會，驅除法兵，底定全越」，子材微微領首，有詩爲證：

法兵無端虐越民

桀紂暴政豈謂仁

殘賊自來皆失國

未覩天意也覩人

元春與子材同進了諒山，卽將法指揮衙門，權作大營，衆將皆上來獻功，計奪獲大小開花砲炸砲三十四尊，六响毛瑟鎗，以及子碼，罐頭，麵包，食物無算，斬六畫法將首級一顆，眞法兵黑鬼，數民首級共一千餘顆，皆各賞賜已畢，功勞簿上又標了楊瑞山的大功，申書向朝廷報捷，正當此時，只聽得營門外喧嚷聲鬧成一片，一會軍士前來報稱：「茲有諒山衆多百姓，皆手牽牛羊，肩担酒食，前來犒勞三軍，請令定奪？」元春數皆收下，又與子材親出來向衆百姓撫慰一番，諒山民衆皆大喜而去。是時各將士因一夜無眠，徹宵進攻，又飢又疲，便命將牛羊宰殺，分賜各軍將士，飽餐一頓，自去歇息，一面又傳萃字後軍管帶梁有才，馮紹珠，各帶一千軍馬，前去追趕長慶府敗殘敵兵，二人皆領命去訖不提。

上馬在春元，城入轡并同一，着接隊擺山瑞楊
。喜歡是甚，迎相道夾民越，繞燎煙香路一見



且說自諒山失守，潘鼎新退至關內，蟄伏梅村，居住岩洞之內，諸將皆生篋視之心，關外軍事又不敢親臨前綫指揮，悉委蘇馮兩幫辦負責，諒山失守時，諸路軍馬又調度失宜，皆被欽差大臣彭玉麟，張之洞聽得，向朝廷密參一本，慈禧接閱之下，不由得赫然震怒，即日（二月初八日）下了一道諭旨：「潘鼎新調度乖方，王德榜坐不赴援，致關外軍事屢次失利，均着即革除本兼各職，并令蘇元春督辦廣西軍務，廣西巡撫一職，已諭令李秉衡護理，源源接濟各軍後路餉械，王德榜所帶各營

，即着蘇元春接統，竭力整頓，妥籌撫馭外，潘鼎新所部各軍，尙有若干營，統歸該提督一併節制調遣，該提督久經戰陣，今膺此重任，務當調和將士，聯絡軍心，邊境要隘應如何分派扼守，必先立於不敗之地，再圖進取，欽此毋忽。」元春接了諭旨後，只因關外軍事完全由元春與子材指揮，僅督辦關防一顆，留在潘鼎新處，早同諭旨一同送到，元春就在防次就職起來，啓用關防，送去欵差，子材率領衆將皆來作賀，是正：

干城重寄分心脣

報國英雄奮爪牙

元春見子材前來作賀，連忙拱手說道：「元春力量綿薄，今膺朝命，實懼隕越，老將軍三次出關，不但對安南地勢極爲熟悉，且亦甚得越民之心，此次轉敗爲勝，全仗大力，此後關外軍務，仍望老將軍不棄下愚，多與指教，同舟共濟，俾得驅除法虜，報答國家，」子材見元春如此謙遜，也不免客氣一番，從此二人更推誠相與不提。

且說王德榜亦奉旨革職，私念：「蘇元春前次敗於谷松，我坐視不赴援救，今番元春升任督辦，豈肯與我甘休，不如早將各營軍馬交卸，以免後患，」即前來向元春稟道：「德榜既已奉旨革職，所有各營軍馬，請督辦早早派員檢驗整頓，德榜以待罪之身，擬即日啓程進關，回籍修養，藉免罪戾，」元春聽了，連忙帶笑說道，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攻北寧羣驚和議

話說蘇元春聽了王德榜的言語，連忙笑道：「此次諭旨，係二月八日所發，今日始克到此，八日以前，將軍雖然偶有差池，但亦不關一人之事，况自八日以後，關前大捷，截獲法兵輜重馱馬，縱克復驅騾墟，悉皆將軍之力，今日正需用人之際，豈可半途灰心，遽行高蹈，元春定將將軍功勞，奏聞朝廷，仍然同舟共濟，共逐法人，」德榜見元春對前事一字不題，并許將功勞奏聞朝廷，毫無芥蒂之意，真有如想不到的歡喜，又感激，又愧慚，上前行了個禮，告道：「承督辦如此錯愛，卑職寧願效牛馬之勞，執鞭鎧以相從，」元春又安慰他一番。原來元春素性寬大為懷，而又喜仗義疏財，纖芥之嫌，毫不在意，以故勿論同僚部屬，對元春皆為喜悅，能得人死力，有詩讚元春好處道：

從來厚德是寬容

仗義慷慨孟嘗風

若非以直能報怨

那得顛危建上功

元春當下即與子材商議，將王德榜功勞電稟彭張二公轉奏朝廷，請免其罪，仍許其帶罪立功，王德榜真有說不盡的感激，從斯更努力殺敵不提。

且說元春又陸帳聚集衆將說道：「自初八日關前隘大捷起，至今日止，尙未旬日，已奪回諒山，摧堅破壘，馘首擒渠，敵兵喪胆，元春此次謬膺朝命，督辦軍務，雖然材力薄弱，不足當此重任，但殺敵報國，素具決心，安危生死，久已置之外度，今日賊兵喪胆，破竹之勢已成，務望各軍將士，同心努力，乘此征伐，掃蕩法人，殺退敵兵，使

外國知我中華不易欺侮，保全國體，自今日起，願與衆位將軍共勉之。」衆將齊應聲道：「誓遵督辦命令，與法軍勢不兩立。」元春大喜，又說道：「西路法兵，昨已令梁有才，馮紹珠兩管帶前去追趕，只中路尚未有人，不知那位願意出剿？」說猶未了，只見階下早有兩位將官高聲應道：「小將願往。」元春看時，卻見是陳嘉、王德榜，當下大喜，吩咐道：「二位此去，俱各帶本軍人馬，法軍雖已落胆，但砲火利害，還當加意防避，免多損自己人馬爲是。」各人領了將令，自點集本軍人馬，追趕法兵去了。

是夜戌刻，元春與子材正在機密房中商量軍情，卻見軍士進來報道：「梁馮兩管帶，特專千里馬前來報捷。」元春與子材聽了大喜，即忙叫將報捷牒文送上來，二人就燈光下看時，只見牒文寫着：「十三日午後，職等奉命率隊追及法軍，時駐紮長慶府之敵，齊出救援，我兵努力與敵大戰，越民分占各山吶喊助威，敵惶懼異常，且戰且退，我軍勇氣百倍，喝殺之聲，响遍山野，有才持旗飛馳衝上，諸兵隨之，一擁直前，法人驚潰，遁宿森林，避往觀音橋，立將長慶府克復，計斬獲黑番兵及法兵首級一百零四顆，專差解繳。」元春與子材看罷大喜，立刻專人賞賞前去，着梁馮兩管帶立與賞賜，發付停當，元春對子材說道：「今番越民不堪法人虐待，自動起來，對我殺敵前途，幫助甚大，將軍甚得越民愛戴，前所發馮字軍旗與越南義勇，究竟多少，現在聯絡情形如何，元春正欲知悉一二。」子材道：「提起此事，正待稟知，現有越官北寧總督黃廷經，糾集義民二萬餘人，欲爲內應，子材已發下馮字軍旗，命分立忠義五大團，任務專作嚮導，供給糧食，或分攻，或助戰，另有李楊才之弟在北寧，昨亦秘密遣人前來，願率衆作爲內應，子

材正欲與督辦商塵，許給官賞；分賜軍旗，河內、海陽、太原各地，皆亦密受約信，西貢亦以重金購得綫索通款，這幾處只候大軍到時，即行叛法，助我殺敵，總之，安南全境，子材早有佈置，不是故意誇口，收復藩屬，實已有充分把握。」元春聽了大喜，對子材抱拳道：「安南義勇各事，皆仗老前輩一力辦理」，二人又各辦理了些軍務，夜半始歇。

十六日卯刻，梁有才，馮紹珠又專千里馬來轅報道：「自十四日奪回長慶府後，已刻拔隊由五台塘甲一帶進剿，法人回兵相拒，且戰且退，或踞山；或踞隘，強頑爭持，鏖戰竟日，敵躡登尖峯嶺，居高臨下，彈落如雨，時已入夜，山菁林密，不易進攻，各兵士雖飢疲，仍不肯罷手，各報奮勇，願充先鋒隊伍者，得二百七十餘名，定計以半持火器，半持槍刀，翻山疾定，協力暗襲，三鼓時，有材持劍鏢，率隊由正面大路，揚聲明進，紹珠佩先鋒火藥傑，由小路蛇行，扳藤上山，安南江清社頭目黃儒祿，打馮字旗號，領忠義義勇爲嚮導，我軍正面進及山半，敵施放排槍，聚全力以拒，當相持間，紹珠及越人黃儒祿等，攻至山頂，兩路併進，晝夜交兵，敵人不知我兵多少，驚惶踉蹌，自相踐踏，天甫明，法兵三五成羣，由森林四竄分奔，遇我兵時，棄槍揭帽，含笑求饒，越人受其苛虐，恨之刺骨，多以鋼鏢刺至鱗傷，以泄積憤，是役生擒法將計五畫者一，三畫者四，教民二，其被槍傷亡者，共一百二十四名，該處兩面高山，峻嶺削壁，中夾一道，異常崎嶇，幸各將士不辭勞瘁，連夜襲取，始奏厥功，現今法兵於觀音橋作第二屯，深溝高壘，聚兵極多，貯存軍火糧食，似等備寇關之接濟，我軍仍跟蹤追剿，觀音橋指日可克。」元春聽報，立刻記下功勞，專人齎賞去發放，并令麥鳳標帶領四營軍

馬，前去接應。

且說陳嘉王德榜二人，奉令追趕中路敗殘法兵，陳嘉的威名，法兵早已望而落胆，王德榜又是個帶罪圖功的官員，此番正欲多賣氣力，立下功勞，奏聞朝廷叙復官爵，那敗殘的法兵，兵早已是變作了驚弓之鳥，聽得這兩條大虫，晝夜銜尾追擊，唬得心驚胆落，一經交鋒，便棄巢而遁，真所謂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陳嘉、王德榜二軍連克威坡、山莊、谷松、堅老、凝風一帶，法兵退駐船頭、郎甲、聽候北甯增援兵械，以圖抵敵。

卻說法兵指揮尼格里，自諒山受傷逃至北甯，所部精銳全被殲滅，軍中無主，草木皆兵，夜來便自相驚擾，惶恐萬狀。海防爲法兵輪運口岸，只因近日大敗，無兵可增，輪船水手亦調赴前敵應戰，致海防守護軍械糧食之兵力，總數約在三百餘人，多屬教民，眞法兵不過十分之二，力量甚爲薄弱，越南義民探得眞息，卽來報知子材，子材便與元春商量道：「據義民密報，敵人海防兵力甚爲薄弱，今法兵屢敗，聚黨扼守北甯，莫非欲堵我軍之進路，保全其海防河內的根據地，今不如潛襲河內海防，攻其未備，斷其後路，北甯豈非唾手可得，」元春道：「老將軍所見不差，惟是北甯敵勢已潰，得之亦如反掌之易，近日岑督在臨洮，亦大破法賊，連克廣威、承祥二府，直逼山西，我軍正好進攻北甯，互爲聲援，如分軍兩路，一枝明攻北甯，一枝繞道潛襲河內海防，使敵人救北甯，則不能顧海防，救海防，則不能顧北甯，如是一方可攻其不備，一方豈非一舉而兩得。」子材點頭道：「督辦高見極是，只是事不宜遲，趁在此時，應該殺他個措手不及。」當下二人卽商量出兵之策，子材率領羣軍各營人馬，進攻船頭、郎甲，直取北甯，領軍戰

將有王孝祺、楊瑞山、梁振基、潘瀛、方有升、馮兆金、梁有才、馮紹珠、麥鳳標、馮驊等共十員名，元春率領毅新、鎮南、定邊及湘軍管轄各營人馬，襲取海防，領軍戰將有陳嘉、王德榜、黃云高、蔣宗漢、蕭德龍、周家盛、廖長明等共七員名，擇期大舉興師，正是：

佇見三軍啓節日

定看同奏凱歌時

衆將士見擇期分兩路興兵，無不磨拳擦掌，好尋廝殺，真個是人人敵愾，個個同仇，恨不得滅此朝食。當即擇定十八日子材率隊先行，翌日元春各營繼後，誰知龍州後路轉運局，軍火糧米尚未解到，子材又改期於二十三日啓行，熟知到了二十三日，轉運局軍火糧米仍是未到，而越南官員代辦之糧米，亦因風雨連朝，道路泥濘，不克趕到，元春與子材不得已，又改期於二十八日啓行，那知正在這延宕的幾日當中，中法議和的消息，一天天傳播開來，元春起先是不相信，還是與子材趕速作出兵準備，誰料知二十五日那天，由彭張二欽差大臣處，火急轉下了一道煌煌的懿旨電文，元春收了電文，不由得大喫一驚，子材知道電文有異，急上來看時，元春一面親自念道：

法人近來請和，業經允其所請，約定越南宣光以東，三月一日停戰，十一日華兵拔隊撤回，二十一日齊抵廣西邊界，宣光以西，三月十一日停戰，二十一日華兵拔隊撤回，四月二十三日齊抵雲南邊界，條文未定之前，仍恐彼族要挾背盟，伺隙卒發，不可不嚴加防範，着傳諭沿海各省將軍督撫，并雲南廣西督撫，及各路統兵大臣，督飭防軍隨時加意探察，嚴密警備，毋稍疏虞，是爲至要，欽此。

念完電文，元春與子材二人，真不啻如睛空中響了一個霹靂，頸項上澆了一盆冷水

此時衆將皆已得了消息，

只聽得轅門外鬧嚷：「我等決不能聽從和議，誓滅敵人！」



，此時衆將皆已得了消息，只聽得轅門外鬧嚷：「我等決不能聽從和議，誓滅敵人！」只見潘瀛、方友升、黃云高、各將皆掣劍在手，怒氣冲冲，指天畫地，高聲罵道：「此次和議，定被朝中奸臣所誤，我等決不與奸臣甘休！」元春恐怕因此激變，關係非淺，急忙出來說道：「諸位將軍既然反對和議，徒然憤恨呼天，拔劍砍地，亦仍無濟于事，不如大家商量一妥善救濟辦法，方是道理，」衆將齊聲道：「願遵大家商討，」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輕縱敵忍痛班師

話說衆將聽得元春言語，齊應聲道：「願遵大家商討，」元春吩咐衆將，進得轅門坐下，只聽得元春發言道：「方今敵人迭次敗陣，精銳全殲，我軍正準備襲取海防，進攻北寧，滅彼法軍，逐出越境，直在指顧之間，不期此時懿旨下來，撤兵停戰，想係朝廷昧於戰局大勢，誤於奸人言語，不僅我軍將士前功盡棄，熱血白流，且棄此時機，實難再得，致諸位將軍激于義憤，心懷不平，理亦該然，爲今之計，即憤怒怨恨，亦屬徒然，不如趁此共商良策，俾我軍將士，熱血不致白流，安南主權不致喪失，方是兩全之道。」言猶未了，只見楊瑞山發言說道：「依小將之見，懿旨限我軍於三月初一日停戰，距今尚有數日，現今我軍前鋒，距北甯只百里遠近，黃廷經忠義五大團，亦謀在海防響應，趁此數日之內，佯作不知和議之事，况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越兵攻下北寧海防，再作去取。」子材搖手道：「此事不濟，和戰係朝廷決策，俟我軍下攻北寧海防之後，如朝廷和議不變，將士熱血仍然白流，只今朝廷必係誤于奸人言語，不明戰局大勢，冒昧允和，我軍既大勝，法兵迭敗，請求和議，出自法人，應責法兵自行退離越境，立定條約，將所佔踞宣光，河內，海防，北寧，等處，歸還越王，方合戰敗求和之道理，豈有我軍先行撤兵之事，應將我軍近日戰勝詳細情形，及法人戰敗應還之條約，力請彭玉麟，張之洞二公上奏力阻，否則便絕不可罷兵言和，如此方是上策。」衆將一齊說道：「馮幫辦言之有理，」元春道：「既是衆位將軍贊成這種辦法，只索以全體將士名義，電

彭張二公，請其向朝廷力請收回和議成命」。當下衆將皆無異議，元春即親自擬就了近日戰勝，及法兵慘敗概況，并諸將士反對和議的詳細文稿，急電彭張二欽差。彭玉麟，張之洞原係主戰最力之人，今見滇桂各軍皆已取勝，安南全境底定在即，今忽奉議和撤兵的電報，正在驚訝的當兒，元春、子材與關外衆將領的電報已到，彭玉麟與張之洞閱了電文商議道：「既是關外衆統兵將官，反對和議，我們只索將原電文轉至朝廷，以便朝廷明瞭現在戰局，及衆將對和議意見，同時我們亦聯名電請朝廷，速急收回和議撤兵成命，以全國體，」當下即將原電，及二人所擬電文，一同拍發，彭張二公之電文中有一日：「奉電傳上諭，法人無理，已飭決戰，嗣後如有以和議進者，定即軍法從事等因，此次進和議者爲誰？」原來彭玉麟素來秉性剛直，張之洞又是公忠體國，二人在積憤之餘，全篇電文，措詞極爲激烈。

慈禧接了電文，不覺大驚，即忙召衆王公及李鴻章等進宮商議，原來有一部分王公及李鴻章，自始皆主張和議，因在中法聯軍之役後，衆王公及李鴻章皆有些懼怕法國人，即慈禧太后，提起對法國開戰，也有些不大願意，因英法聯軍攻進了北京時，縱火焚燒了圓明園，這圓明園真正說不盡的層樓疊閣，畫棟雕梁，楓辰紫圃，別館蘭池，乃是慈禧避暑之所，及後北京條約簽訂，變與回駕，見圓明園被焚，甚是傷心，乃又叫太監李蓮英另建頤和園，關西山之麓，引玉泉之水，順昆明湖的形勢，依萬壽山的格局，剗削天下民膏民脂，大大興建，及後民脂民膏不敷，乃將興辦海軍之款項，提了出來花費，始終竣工，繁華壯麗，與圓明園堪相伯仲，倘若與法國開戰，被法兵再打進北京，豈

非又要重造，因此亦不大願意。以故當法國東京理事官嚇爾漫與孤拔由海防進攻順化，波也由河內進攻山西的時候，安南政府告急於清廷，無奈清廷和戰主張不一，李鴻章的意思，以為安南只不過是我國的藩屬，即算被法國吞併，也暫時決不會來侵奪滇桂兩省，如違因此對法國開戰，情恐損兵折將，影響國內，立定了這個念頭，因之不發一兵一卒，援助安南，安南無法，乃與法國訂立城下之盟，結締法南和親條約，這是清廷第一的錯誤。

嗣後北寧山西被法兵攻陷，安南人望風而降，唐炯、徐延旭之兵紛紛潰退，此時卻出了一個調停之人，此人名德特林，德國籍，現居稅務司之職，德特林怎會出來調停？因自普法戰爭後，德法兩國甚是不睦，德特林見華兵大敗，形勢危急，他本着一片好意，故力任調停，意義倒有制止法國侵略之心，那知李鴻章早就橫着有放棄安南之意，與法國艦長福爾尼在天津接洽之下，締結了條約五款，自承認安南為法保護國，但不得需索賠償，德特林見李鴻章如此慷慨，也不覺異常驚訝，暗想：「中國土地如此容易送人！」李鴻章卻反自鳴得意，向慈禧奏道：「此次雖失安南，但法人亦不需索賠款，從此條約訂立後，法人決無翻覆。」慈禧聽奏，唔喜法人不會再來攻打北京，焚燒頤和園，亦不覺懿顏大悅，忙下了一道諭旨，教雲南廣西防軍；着紮守原處，不得進剿。

誰料當光緒十年五月，李鴻章與福爾尼締結了天津媾和條約，六月一日法軍官德森又占宣光府，進軍諒山，并要求賠款兩萬五千萬佛郎，慈禧聽報大驚，急叫李鴻章入宮責問道：「你說法人締約後，決無翻覆，今日墨藩未乾，法軍進兵諒山，又大索賠款

，這豈非翻覆而何？」李鴻章見慈禧責問，頓時面紅耳赤，做聲不得，於是滿朝中輿論大譁，一片主戰之聲揚揚盈耳，李鴻章的和議派，因之大為失勢，慈禧亦教彭玉麟、張之洞二人作速備戰。那知德森全不中用，在觀音橋附近，遇着桂軍，殺得大敗虧輸，法國公使見德森大敗，乃重改笑容，續請和議。

原來法國此次對中國作戰，乃是硬撐腰，怎樣叫作硬撐腰？因法國是時的內政外交，皆甚為惡劣，在內政方面，自普法戰爭被德國打敗後，第三次共和國剛次成立，國內黨派意見紛岐，政府為共和黨中人，軍隊皆為君主及復辟黨人，共和黨日夜焦思，欲將王黨，復辟黨人，從軍隊中驅逐出去，以是政府與軍隊積不相能，甚為不睦，在外交方面，因被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所困，勢陷孤立，無一與國，形勢極為險惡。天津和議，法國原想早日趁此收台，那知李鴻章不等討價，便自開口，將安南送與法國，這倒出乎了自己意料之外，法政府見李鴻章如此慷慨，遮莫趁此機會，大大再敲他一筆竹桿，所以一方叫德森進軍，一方要求賠款，今見德森大敗，恐受着送到安南禮物，亦有退還之虞，因之又請停戰議和。

這時清廷主戰派大為得勢，法人請和，只索不理，法國見中國強硬起來，感覺倒有些棘手，想了一計，急電海軍占領中國一個要地，以行威壓，命海軍少將李士卑，率領軍艦三艘，來攻臺灣基隆，孤拔率領軍艦來攻福州。卻說基隆的守將非別，却是六麻爺劉銘傳，題起此人，剿滅捻匪，大大的有名，勇略無匹，今見李士卑來攻基隆，兩下對陣，將李士卑打得大敗虧輸，孤拔攻福州，卻甚為得手，福州的守將非別，原來即是好

出風頭的張佩綸，此公全是一介醫儒，好紙上談兵，孤拔軍艦開到馬江時，他卻高高的掛起免戰牌，不作防備，孤拔那裏理會得，叫軍艦一齊放礮，一分鐘內，將揚武等軍艦七艘，完全擊沉，掛免戰牌的張佩綸，唬得屎屁尿流，鞋也來不及穿，乘着小船逃上岸去了，孤拔趁勢將福州各砲臺，用大礮擊得粉碎。

孤拔得勝，教軍艦鼓棹又來攻打江蘇長門，及滬尾淡水各礮台，那知守淡水砲台的，是總兵孫開華，此人卻非如張佩綸紙上談兵，身經百戰，引誘孤拔軍隊上岸，伏兵齊起，只殺得法兵橫屍遍野，棄械如山，孤拔幸早逃之夭夭，溜上軍艦，逃得了性命。但孤拔那裡甘心，又將軍艦開折回頭，助李士卑來封鎖台灣西岸，劉銘傳、楊岳斌共同力戰防禦，兩方相持不下。

光緒十一年三月，當法兵陷諒山的當兒，孤拔見在台西與六麻爺相持不下，乃將軍艦開折回頭，封鎖寧波，同時擊破鎮海砲台，劉銘傳因增援滬尾，故基隆附近各砲台，皆被李士卑佔領。此時越南戰情，潘鼎新正敗陣入關，退駐龍州，海陸戰皆為不利，北京和議派乃又乘機抬頭，李鴻章搖頭幌腦，又高唱其和議的老調了，向慈禧奏上一本，說是什麼：「此事不難乘機講解，使彼可以收場，……法人既得越南，形隔勢阻，豈能遽入滇粵，但使妥訂約章，畫界分守，當能永久相安……去歲廣西撫臣徐延旭慷慨談兵，宣稱欲盡殲法衆，克復西貢，乃未幾一蹶不振，臣未嘗不壯其志，而又深憫其不知彼已，不達時宜也，……凡事慮敵之要挾，不如行之於敵未要挾之前，謂其意之自我出也，凡事畏敵之決裂，不如先示以我無決裂之心，俾其計之無所施也。」慈禧太后是個女

人，心中原是茫無主張，對法國內政外交情形，一無所知，只恐法兵前來焚燒頤和園，故對李鴻章犧牲安南的和議意見早就採納，及後法國政府橫意來敲一計竹槓，聽了主戰派的主張，又命開戰，今見潘鼎新等大敗，李鴻章這等妥協息事寧人的主張，當然入耳，閱了本章，不住的點頭稱是。

誰知此時蘇元春、馮子材等，自關前隘起，連連大捷，直將法兵擊收得潰不成軍，法國公使巴特納，知慈禧太后原有和意，亦正欲藉此收場，敲詐成功，見蘇馮二人在關外大敗法軍，只叫得「苦」，眼淚直往肚子裡面流，一面教孤拔攻打澎湖，以來威嚇清廷，一面介紹英人赫德在天津求和，孤拔攻澎湖雖然得手，可巧一顆無情砲彈，正落在自己的指揮所在，重傷身亡，可憐這海上橫行的孤拔，就此化為南柯一夢，軍心大亂，巴特納恐影響和議前途，禁止宣揚，李鴻章一心想和議成功，要做太平臣子，那裡打聽這些，與赫德接洽之下，對天津條約完全一口承認，但賠款一項，只推說慈禧不肯。

此時因關外大勝，主戰派因又得勢，在慈禧面前力說和議不是，慈禧聽了，忙召李鴻章進宮說道：「今日諒山大勝，山西北寧亦收復在即，法人前來請和，不如暫時不依，且看戰局如何，再作商量，」鴻章聽了，頓時頭上如淋了一盆冷水，渾身透涼，暗想：「和議不成，我等永無太平日子可過，」忙又向前奏道：「目今澎湖已失，臺灣必不可保，倘藉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法人得了安南，必不得再有要求，非但賠款可省，臺灣亦不致失，真是策出萬全，」慈禧聽說，心想也是道理，李鴻章又恐事久有變，急又攛掇下了一道罷戰撤兵的諭旨。

彭玉麟、張之洞及蘇馮諸將領的電文到得北京，慈禧登時又召李鴻章商議，李鴻章看了，也不覺喫了一驚，深恐慈禧再行變卦，又連忙奏道：「彭張二欽差及關外諸將領，皆因昧于大局，故纔反對和議，倘若台灣一失，那時我們請求和議，法人恐亦不肯罷休了！」慈禧道：「爲今之計，如何回覆彭張二臣，及關外諸將領？」鴻章道：「還是催遵前電，火速撤兵入關，免生其他枝節，再多加賞賜，以緩諸將士之心，」慈禧只得又親下諭旨與彭張二人，催飭蘇馮諸將領撤兵入關，一面賞賜蘇元春所部各軍出力兵勇，內帑銀五千兩、馮子材、王孝祺、王德榜、各軍出力兵勇，內帑銀五千兩，由蘇元春、李秉衡，分別發給，李鴻章還私下裏打個電報回復彭玉麟、張之洞，推托和議完全非彼主張，有：「查進和議者爲二赤，（指赫德）我不過隨同畫諾而已，」將自己洗推乾淨，彭張二人接了電報，苦笑一聲道：「李鴻章出賣安南，反倒自己推托乾淨，雖三尺童子，也難受其欺騙，真乃中國民族之盜賊，」無如礙着朝命，只得再電蘇元春、馮子材、遵期撤兵入關。

蘇元春與衆將接了電報，知已無可挽回，又是憤恨，又是灰心，辭的辭職，請的請假，張彭二公，回電一概不准，元春嘆口氣道：「我自出關以來，誓死報國，方期肅清安南，驅逐法軍，復我藩屬，不意朝廷誤聽奸人之言，議和罷兵，眼見安南全送與法，將士鮮血皆是白流，滇桂兩省，恐亦從此多事矣！」言下不勝唏噓，流下幾滴英雄淚。轉瞬已是三月十一日，此時各軍皆畢集諒山，是日辰牌時分，元春馮子材在校場點閱已畢，炮聲一響，諸軍即開始出發，此番衆將士，卻不比出關時那樣如狼似虎，抖擻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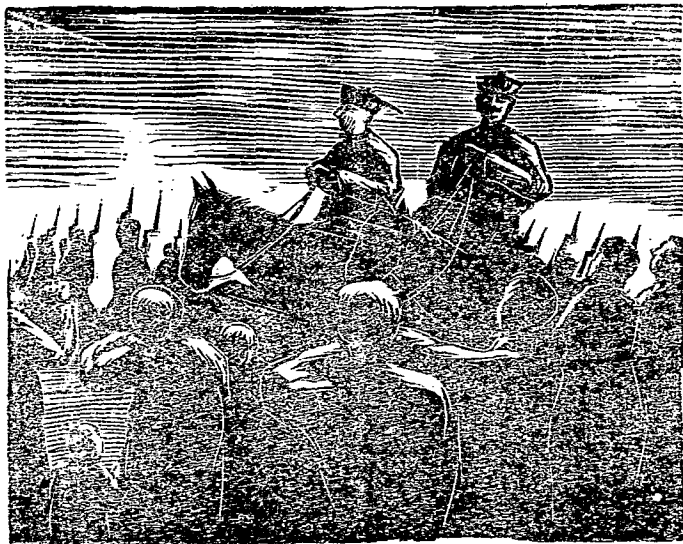
，卻只見一個個垂頭喪氣，唉聲嘆息，正是：

振奮精神緣殺敵 低頭太息爲罷兵

越南民衆聽得元春子材班師入關，皆扶老攜幼，遮道挽留，前軍行走不動，他們早推出幾個年長的，來後軍謁見元春，施禮已罷，告道：「安南原爲上國藩屬，近被法人侵略，備受壓迫，痛苦已極，今幸天兵到來，我等越民，如撥雲翳，得見天日，誰知正當殺盡敵兵之時，忽然班師回國，自後法兵再來，我等性命全體休矣，因敢阻攔前軍，請天兵暫行留屯數日，俟和議條文有無侵害屬國字樣，再行班師，我等越民，願永永代代，世爲上國的臣屬，爲馬爲牛，以報答上國的天恩，一言下不勝嗚咽，元春見此情景，也不由得心如刀割，鼻腔酸楚，只因朝命有關，在馬上善言撫慰道：「法軍自此番征剿後，或亦不敢再來荼毒你等，亦未可知，此次班師入關，原非本人之意，乃係奉旨撤兵，實無權力再留在此，你等體察上國恩意，各安生業，勿得阻擋軍隊，免違聖旨。」年長越民知已無可挽留，只得含悲忍淚，別了元春子材，曉諭衆多越民去了。

一刻工夫，軍士又來報道：「衆多越民，雖經年長越民曉諭，仍是阻路不散，口口聲聲要隨大軍入關，請令定奪，」子材聽說，便向元春商量道：「既是越南官民願隨大軍入關，免受法人蹂躪，可許自便不禁，以顯天朝恩德，」元春點頭，當即傳令：「越南官民願隨大軍入關者，可聽自便，不得禁止，」傳令已了，只見衆多越民，皆喜形于色，閃開一條大路，讓大軍過去，即悉數跟蹤踴躍跟隨在後，迤邐向鎮南關開拔，一路之上，只因越民相隨，行走緩慢，十九日始到龍州。

入師班材子春元得聽衆民南越
。留挽道遮幼攜老扶皆，關



龍州人民探知元春班師，先日便搭蓋了牌樓綉坊，張燈結綵，家家門首皆供奉了，「万家生佛」牌位，全州紳民郊迎三十里，炮竹之聲不絕于耳，羣情歡騰，慶祝得勝旋師。到得行轅，衆多紳民又皆來向元春與子材作賀，元春此時百感交集，只得苦笑着回答道：「今日得勝回師，雖然是一則以喜，但亦是一則以憂，因安南屬國，從此非復中國有矣！并非我輩軍人殺敵不力，實係朝廷誤于和議之過，此後仍當勵兵秣馬，隨時準備殺敵，藉答諸位父老雅意」。衆紳民慶賀一回，始各自散去。

二十五日元春在龍州奉旨；「蘇元春屢著戰功，張之洞亦稱爲良將，特派督辦廣西軍務，仍兼督辦廣西邊防，及一切善後事宜」。五月又奉聖旨，賞授廣西提督，由騎都尉世職，改爲三等輕軍都尉世職，并再賞給額爾德蒙額巴圖魯名號，及福壽字珍玩等物。後元春督辦邊防，在龍州訓練軍卒，建築炮台百三十餘所，鐵路百餘里，又創設製造局，闢市場，民獐懼怖，邊疆鞏固，法人不敢前來侵犯，以功再加太子少保，晉爲二等輕軍都尉世職，此是後話不提。

自滇桂各軍撤兵進關後，李鴻章便與巴特納正式進行和議，巴特納此次也自學了乖，不再來勒索賠款，恐和議推翻，滇桂軍再行出關，不但賠款不能到手，即安南亦拿不住，忙連哄帶騙，與李鴻章于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成立中法媾和條約十款，其主要者如左：

- 一、中國承認安南爲法國之保護國。
 - 二、中國擇勞開以上，諒山以北二處，開爲通商口岸。
 - 三、法國撤退基隆、澎湖之軍隊。
 - 四、中國於南路各省建築鐵道時，雇用法人。
 - 五、兩國另派員勘定邊境，協定通商細則。
- 上項條約，不僅斷送安南，還許可開放商埠，雇用法人建築鐵路，從斯與中國有數千年歷史關係，及世爲藩屬的安南，被李鴻章雙手捧送與了法國，後改爲法屬安南。後人有詩責清廷無辜割讓安南藩屬道：

重譯來貢古越裳

唐時都護宋封王

何忘祖昔經營苦

遼棄屬藩割故疆

後人又有詩歎蘇元春在安南功敗垂成道：

熱血難當愛國心

將軍仗劍雪讎深

回天功就聞縱敵

長使英雄淚滿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初版

民族
英雄

蘇元春傳 (全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三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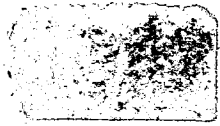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著者 易聲伯

出版者 廣西省政府編譯委員會

營業地址 桂林貫前街
印刷者 廣西印刷廠

電話 二七三六



78

4439/5



BC
46. 47

226